光海君日記

三十五之七

0205199
no.13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

205199
昭和7.2.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庚戌十一月初一日壬寅

日有食之密雲不見

傳曰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庚戌十一月初二日癸卯

禮曹啓曰（新闕移御時告廟事及應行典禮上有考入之命故有是啓）亂後新刱宮闕
自上移御實是莫大之慶國有大慶則例有告　廟之
擧而但無前可據議大臣施行移御時典禮則凡干儀軌
蕩然無存不可以一時意見隨事擅定令儒臣博考古昔可
據之禮拈出稟旨施行　祖宗朝宮闕營繕之後臨御之時亦
必有已行之事令春秋館實錄并爲考出何如傳曰允○
日候甚寒完平府院君前患病證如何前日所遣內醫時時
往看相當藥劑送（時李元翼以當代名相爲娼嫉所排斥不得安其位上劄乞解王許遞至是追思之有是命）
○吏曹啓曰大典相避條外親緦麻以上並相避服制條異姓四
寸當服緦麻今者金尚憲與佐郎柳希亮緦親相避而尚憲
出繼於人禮文凡出繼者爲私親降服一等則旣已出繼今
爲無服之親法典及禮制俱無可避之嫌不可以私情之未安
撓改法例金尚憲勿爲遞改以爲定規何如傳曰依允（時尚憲上疏請遞故有此啓）

庚戌十一月初三日甲辰

放文武科榜 宣宗大王祔大廟後設別試科狀辛光業等十九人殿
試試官左議政李恒福吏曹判書李廷龜刑曹判書朴承宗護軍
曹倬許筠洪瑞鳳李爾瞻承旨李德泂〇朴秀承之時國網解弛王法不行公道
掃盡廉恥道喪人無顧忌恣意循私承宗取其子自興倬取其甥
信筠取兄之子宦及兄之婿朴弘道爾瞻取婿之父李昌後隣
友鄭遵自興亦其婿也故時人謂之子婿甥姪查頓榜 婿婦之親曰
查頓 榜〇全羅道臨陂縣暴雨急注雷霆大作無異夏月海
潮盤漲沉沒人家田畓〇禮曹啓曰成陵之役則雖待吉期
而丁字閣成造若在明春則所入材瓦功役必須前期差
出都監使之預為料理可無臨時窘急之患今該曹差出
都監官員句當何如傳曰啓意則然只令為丁字閣
差出都監明年為封陵又出都監則經年滞役予甚為
慮明年春夏間設都監並舉兩役以當更議處之

庚戌十一月初四日乙巳　太白晝見

傳曰前日文武科放榜時有致詞節目而今番闕焉何故政院察啓○政院啓曰放榜時見儀註則有致詞而不為致詞故即問于通禮院官員則曰親臨時有致詞權停例只無致詞前例如此云今承下教更問于禮曹則亦如是云矣○禮曹啓曰成陵丁字閣蓋開春即為始役則都監必須預為料理故啓請差出矣今承傳教春夏間並舉兩役則其於民力物力允為兩便都監亦不須前期差出依傳教待明春更為稟旨差出如何傳曰先擇丁字閣造成吉朔都監設局進退定奪○未由見於此地○以鄭岦為宗簿正柳潚傾邪回慝媢嫉忌克結友爾瞻陷人為事為掌樂正金壽賢為校理尹珙為正言

庚戌十一月初五日丙午

持平洪霽啓曰頃日本府掌務吏以公事回告之際路中被人打傷來訴于坐起處臣與同僚卽令捉致究問則乃議政府祿事也據其所供略加刑訊而放送矣俄而政府行文捉囚府吏臣郞欲引避而同僚以爲觀政府處置而爲之非晩云臣亦不避姑爲行公矣今聞政府以刑訊錄事爲非昨日習儀時欲推府吏而還因趑不處決云事甚未安且以府吏久囚而不卽引避物議譁然云臣之前後所失大矣尤不可靦然仍冒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司憲府請出洪霽從之○內醫院正康孝義等上疏曰伏以臣等俱以賤品微臣叨忝鵷鷺之末章服品帶及受祿供職與正官少無異同其來遠自祖宗朝矣今者號牌之法蓋爲軍丁而設也初事目乃以臣等爲正官一體磨鍊而追事目而正官則雖九品皆用角牌不爲容皃疤記臣等則雖三品皆爲容皃疤記又爲區別木牌國家何不惜章服品帶而獨惜角牌乎夫視其服則衣冠之人也見其牌則與白徒無別

伏願聖明俯察臣等之情特令有司恭考法典依前事目施行傳
曰此上疏下該司回啓

庚戌十一月初六日丁未

上御經筵晝講○入侍領事李恒福特進官李時言武夫同知事李廷龜特進官柳希奮參贊官曹倬執義李廷馩司諫柳橲侍讀官金瑬檢討官徐景雨記事官韓汝溭朴箎李燏廷龜曰成王之時治化休明萬邦咸寧而周公深惟保終之難相與責勉如此古人篤棐之意若是至矣王曰古人愛君憂國共成治化可謂至矣惟願大臣效此共濟時艱倬曰大臣固文翰進言勸戒於上而自上亦責勵大臣是甚盛意也蓋帝王之學不徒在於口讀必體認於心施於政令然後小民可以蒙學問之功矣今此卷中以上篇無逸自上爲令幽獨之中常加敬畏以下篇君奭責望於大臣則國其庶幾矣廷龜曰立志然後事可就立志不固則講學雖勤終不見效矣上曰當體念史臣曰曹倬無逸之說廷龜立志之言實中上之病也故久而不答從以體念爲教其無虛受之美而有惡聞之失乎○景雨曰先王實錄一事小而亦可切憂之先王臨御四十年命令政刑垂之萬

世可爲後法者不徒然也不幸壬辰以前二百餘年事迹俱沒
於兵火將泯滅無傳未知廟堂何以爲之至於己丑庚寅辛卯
年間事尤無信書云其時庶政非止百千以後之擧至嚴至
重尤不可無傳而推獄之顛末平亂之案牘後人莫知是非至
今總二十年口傳耳聞各自不同近來論議不係紛紜極爲痛
惜今者實錄廳先修亂後事而亂前事則置之無下手處云亂
後事有日記可據無日記時事則不可不及時撰出也臣庚年間
忝於翰苑諸臣必有相知之者若或遷延屬歲四臣斷至凋零
則日失一事汗青無期矣請令其時春秋諸臣按所見別爲
撰書以爲信書使先王政刑庶得傳焉一王曰亂後事從修正
那邊魄對曰分三房爲之而臣與申欽筆削纂修以著中草
也臣亦多事不得日日察任所修僅至壬辰癸巳時矣上曰言于
實錄廳稱曰本世公道只在科試一事而近年以來多有不公之弊
極可寒心大較場屋不嚴內外易通以今日之書習今日之人
心豈無奸濫之事乎擧子與試官相通者禍試則入於他所誤

為同入不還為出送而殿試則不計相避故陛下至親如父子兄弟
同入不避朱子易書豈容私情然而人心不淑古習不美殿
試試官亦用相避之法自今以後推移傳旒行何如上曰令該
曹更張殿試試官不計相避必有無意試官若涉其人亦有
意行私者陛下無相避亦可為矣且基諫若聞題有循私之迹摘
實直者從重科罪以杜後弊可也豈但為空言而止哉史臣
曰諫官之道正直而已陛下雷霆在上鈇鉞居前所當隨事糾
劾盡言不諱豈可畏縮而循默哉今稱身居諫官職在言責
既出科場循私明白直亂其人科正無死可也而不能摘
實斥言從然藏頭引後於天威咫尺之下以為塞責之地無瞻
前顧後畏首畏尾之狀有不忍見也可謂誅矣○上曰辭職事
有陳疏言契者者為何以則可如戒毋乃為不幾許 恒福曰
成大事必有人言遷延回辭職事多節目為之不易矣國
有新法厭者必多騷擾則有之矣若堅定不撓可軍士必
多濟矣如訓練都監砲手捧足之旨最難行而今則願為者

多諸陵守護軍亦已充立此其驗也陛有小小弊端不可拘
於此而廢之也王曰可以久行乎恒福曰臣亦恐其不得久行矣
王問延龜曰躁進之習大傷政體甚為不可不為計仕陞遷
無節非但今日自亭參位以後尤甚此弊計其仕而陞之可
也兩司皆乃言官也為人主耳目注擬時勿以浮躁輕妄之
人為之可矣乃致中御史甘家處之擇差并察為未時匡
生○禮曹啓曰新闕移御時告廟當否議于大臣則完平府
院君李元翼太議政沈喜壽清平府院君韓應寅以為兵
燹之餘重修宮闕慶莫大焉告廟之舉情禮當然今此營建
之役經始於先朝訖功於當宁之初以至移御則豈非重構
之美出感之深無由陞無舊例之可據於可一時取義而行之
況有明廟朝已行之事乎左議政李恒福領中樞府李尹承
勳以為在先朝重修景福宮十一月告廟十二月移御已有前
例告廟無所不可清曰先宗錄考出時凡干擬行之禮更為
詳考講定○傳曰宗錄考出時祖宗朝凡干拜陵時祭官賞格

有云及宮闕新造畢役後者提調以下論賞者例詳細考
啓○太白[illegible]

庚戌十一月初七日戊中

傳曰昨日筵中左相所啓注場等更設於修撰八葉備注書啓為先敷行世子入參朝講便啓令該房四朝實錄考出時祖宗朝前例並考啓 ○完平府院君李元翼上箚謝賜醫藥

庚戌十一月初八日己酉　太白晝見

王親行冬至望闕禮于視事廳如儀○王世子率百官陳賀○
傳曰明明日潘城府院君私忌也經筵勿爲今後私忌日
詳察頃者輪對者勿爲○政院啓曰私忌非外廷所知只可自
內齋心而已至於自本院頃稟則實有所未安伏願特許依例
開筵不勝幸甚答曰依先朝舊例爲之○同知張晩進胡地山
川圖曰臣在北門四年胡地山川雖未得親行歷覽每憑藩胡
之善解我國言語而擄其老而無今解事意以詳問道里
遠近山川形勢暨支部落名號參以宿肉老卒耳聞目
見或登高指點作爲胡地小圖其間雖或有差謬舛錯之處而
大抵依俙彷彿亦足以領畧其槩而我祖宗布置列鎭綢繆
陰雨之計瞭然可見敢此投進以備乙覽答曰省啓具圖用
衷憂國之誠當置諸座右而留覽焉○領議政李德馨自
楊根還朝上劄辭職答曰省劄具悉卿冒寒上來仰想色憂卽
矜勿辭方喜欲對無由佛留鄕村情勢所致何用未安雖

頒勿為控辭勉輔寡昧以濟國事〇大[redacted]〇執義李
年遞翻啓曰臺官體面出謝之日即与同僚行相會礼流來舊
規也臣謝恩之日大司憲金尚容掌令閔有慶持平李顯
英一時書啓呈辭筆子于政院掌令〻柳光震持平洪霶方
在引避遞退待之中不得与之相會臣心甚怪訝翌日〻柳光震出
仕後只与光震行相會礼矣今日暁因避遞牌出仕之命掌令閔
有慶持平洪霶李顯英俱詣闕下䟽戒以後乃郎出去並
具呈單投于政院臣出謝已六日而尚不得与同僚行相會之礼此
實無狀小臣見輕同僚之所致決不可靦然冒據請命罷斥臣職
答曰勿辭〇掌〻柳光震〻引避遞如年遞辭而持平李顯英掌
令閔有慶〻引此為嫌而避遞

庚戌十一月初九日庚戌

咸鏡監司韓浚謙馳啓曰云云今纔到界未詳道內事情而上前
監司張晩交代時首訪容無繼餉之策上年所貿穀綿布自
京下送者多至一百餘同而道內各官貢參皆以作米以補軍
餉許多添兵搗治猶患不足今年則貿穀綿布自京下來者
僅二十餘同而各官貢參北青利城吉州明川四官外其餘
洪原以下各官並令價布上納不在作米之中明年春夏
繼餉百計無策若不及今措置公事必燃眉悔無所及伏念
朝廷爲本道經紀糧餉不遺餘力前頭輸入貿穀綿布
又不止於已到數十同之數洪原咸興定平永興高原文川
德源安邊等官辛亥年貢參依上年例全數作米補餉
事令備局商議處置○同日諫院啓曰近緣另擇一事內外宗
游之輩雲集京師謀爲逃役之地圖屬學籍已成卷軸
學宮乃青衿講學之所不當使無賴之輩混迹於其間另擇立
法後屬名之人一一考講從汰今後願入之人亦考講後許屬

事乞該書中所舉行從之乙太白見書杜色地

庚戌十一月十一日 季

司諫柳樀正言尹揆啓曰臺諫回啓辭避乃臺憲之至嚴者以
人主之耳目不可一日無也執義李廷馦掌令權光震持平李顯
英引嫌於初八日掌令閔有聞引避於翌九日而持平洪霶
避不引避出來處置由乃憲府處置當出於洪霶此乃兩司之
流來規例也李廷馦等之引避今已四日而洪霶尚不處置
使法府久曠體面身為諫官所當糾劾而臣等見事
不敏遲留至此重被[illegible]重之譏不可靦然仍冒請命罷斥臣等
之職答曰勿辭○弘文館應教丁好善副修撰金光煌等上劄曰
臺諫例於生仕之日即與同僚行會禮然後始得行公乃
是體面當然而遽有展轉避嫌之事且有疾病祀事之故
而其不得行相會禮皆出於事勢之適然非有心意於其
間則有何見輕於同僚乎憲府處置當在於持平洪霶而
諫院姑待洪霶處置之際自至於一二日之遲留而未及糾
劾者所然也請執義李廷馦掌令權光震閔有聞持平李

題奏司諫柳櫥正言尹珙並命出仕國不可一日無臺諫同僚既
已引嫌乃所當急急處置而持平洪霽既不呈辭受由又無避
嫌之辭李廷繼世等之引避已過四日尚不處置使法府久曠
其職損體面甚矣洪霽請命遞差答曰依啓史官曰洪霽之
疲耎巧佞曲避人言可謂甚矣至見使免以事引避處置
宜當出於其手所當援其也直明其是非可以遞之乃遞
可以出之乃出伸鯁論肅臺風可也而怵於見忤不能當之寧
坐於避事之効不能觸然於人退縮噤默不即處變使國家
無其官至於四日之久噫古人有言曰一日無諫無官一日之公
論塞矣二日無諫無官二日之公論塞矣其不戒於危國家鮮
矣以此觀之霽之罪固大矣而當事之當舉實嚴劾明示其罪
一以扶公論一以懲此類固其得體而反以虧損請遞而重之罪
免霽之罪也

庚戌十一月十二日癸丑

傳曰慈殿誕日上進表裡陳賀日為之事分付禮曹 〇全羅監司尹暉馳啓曰臣號牌一事在當今不可已之舉一依所來事目申飭列邑刻意舉行或有武學願屬者或有某軍願入者此外條丁之自願者亦為不小此可因此目前之事也臣巡遍列邑默察民情可謂世薄俗末人懷姑息一此事士族遑遑若不可保在無知小民可有逃避山中寧死不欲佩持人心至此何事可為至於傳人雲浮無定皆是逃役之人邀名團束各令佩持此輩先懷怨恨之情然則異常之日之異雖可保其必無紛逆説意力行之事屬臣事体惟當含默奉行之不暇而目見時勢無為陳達若寬緩節目具區別限從容來穩俾無後悔今廟堂無諸推擊之策使之自安傳曰觀此書此民情極可憂道十分講究或徐緩酌限平易安置俾不至大失人心可矣此意分付備邊司 時市井富民不欲佩圖木牌交通宮禁百計圖罷故王雖迫於朝論不敢中止意甚不悅暉逢迎王意有此狀聞 〇號牌廳啓曰

無分士庶孰持牌面以紙糊付亦力役之民必不能完護於二式
年之久且民心少有馭着之契若一一刻給為難亦自官先
為印給紙面使之依樣造牌仍刻牌面並納于官查驗后丹後
烙印以給且牌後面烙印亦不無剷去前面而改書之契牌
前面一邊書大年號年下烙印且另案粘書主名而牌面不
書亦奸僞必滋牌面並書主名且僧人若不分彩著一樣給牌
亦無役之輩必多投入彩為剃髮之輩依大典度帖之例施
行之意事目內並改付標何如傳曰允 備邊司啓曰朴大根
和久戒等如下送釜山接應橘倭亦臣等更聞釜山前訓導朴
彥璜之言亦今此橘倭之來情哉物貨買賣之際必不得速
還云與彥璜問答也橘倭辭氣甚恁於前來之時其劫從求
是朴大根等以是有所譏宮之意云朴大根和久戒等今番
不須下送以隨其計中令繼治慣與橘倭相識今番亦姑令
此人下去相見以合機宜當初惟政之與倭相通也其只以其師
休靜為通書張本而繼其送也今惟政隨死其弟子尚有

錢字之僧援寧修吾書為不可況性政之死釜山之人必已
喧傳朦朧吾說甚為不便吾書與大槩畧擇上稟此性奎哉
清田知道

庚戌十一月十三日甲寅

持平李顯英啓曰無狀小臣久冒言地無涓埃裨補連句讀
援不過辭避一事而今番死而獲戾已多不得不仰于天聰
令此召試對讀發題篇多有訾擅紛紜之請國言所藉所藉
物情齊憤臣以不可不論之意通于完席而仍議為此係
料風重事尚十分商確處之容後日更議無妨云臣亦以
為然然臣之而乎時同席之僚皆已遞改臣亦旋後被斥
紛紜辭避不遑與同僚更議於已垂半月使公議不靈坐
積疲軟之譏而昨日伏承援實直斥之教臣之含默不言之
死臣此而無所逃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掌令[illegible]夢
啓曰伏見持平李顯英避嫌之辭乃以今次召試對讀發
題篇不可不論之意曾通于完席而趁不論啓引避臣於其
時入直春坊難不得參聞其論如有可論事亦可當通而爲
之矣含糊不言致勤援實直斥之教臣之疲軟之失與李顯
英無異不可偃然仍冒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以柳希奮

王典之國議政事仲縮悠吕皆在其手　為大司憲鄭崑為司諫睦長欽為舍

人尹譲　不顧廉恥唯利是趍媚事外戚長占清要　徐景雨為持平朴汝樑

嶺南人也頗妄邪佞不合諫職　為獻納尹阯美燮為修撰金聲夏

為正言

庚戌十一月十四日乙卯

掌令蘇光震啓曰持平李顯英掌令閔有慶並引嫌避遞
允云云發之責或隨事即爲論劾或商確熟議而後啓爲在揆
奚直截而已論啓早晚有何可避之端請並命出仕從之○
太白見

請校判多夕款中戊戌十一月廿五日丙辰

義禁府啓曰尹毅中初非出於賊招亦非文書現出之人但
以李潑等姻娅因舊誼相親李潑等陛以叛逆誅斷而外
親無緣坐之法况李潑等已聞昭雪之端毅中尚在死籍逆
子之陳疏稱冤不待朝夕此事先王朝已議大臣人無異
議不幸先王晏駕事未究竟先朝敢議大臣經在今
日不須更議也但先朝重臣復爵之典尤本府所敢擅
便昭雪之恩宜出自至斷 上裁施行何如 傳曰事係重大
更議大臣施行○完平府院君李元翼領中樞尹承勳右
議政沈喜壽清平府院君韓應寅議尹毅中之被刑誠
稱冤枉亦不料其尚未昭雪也只以甥舅之故而誤蒙逆
累之罰可謂已甚之亂况今潑等亦將湔洗此人之死尤無
可按者臣等於丁未之議已盡陳達而伏承至教再下敢
申前說左議政李恒福議臣嘗心懸潑等之死因潑而
逮累無他端由尤宜先許伸而只是未暇耳 傳曰依議施行

庚戌十一月十六日丁巳

春秋館啓曰宮闕修繕執役及論功後賞格等事前者已承上命抄出可據者一一書啓而今日更爲查考則與前日指出者大槩相同故又爲書啓如景福宮修繕後甲寅十一月告廟十二月移御等事則與大王誕辰之意相合而自國初以至明廟移御之時別無擧行典禮之規出處而於王世子入參講筵事則書筵等亦嘗間有祖宗朝舊例而歷代世子入參朝啓之事則或有一二現出處而擧摩入侍節次則終不得查出今日當此秋七公貢會者以爲詳悉而終不得尋見或以汗漫卷帙則書冊有疏漏之患而然耶拜陵執事賞格則前規累考皆不得見今日亦無所得矣傳曰知道○王世子率百官陳賀于大妃殿誕日乃十四日也十五日中宗忌辰故退行陳賀禮於是日○司憲府啓曰前牧使許篤本以輕浮便佞之人挾其小技一生行事只是循己私而已前爲京外大小試官時亦多循私用情爲人所賤久矣今此

覆試時為對讀官益無忌憚務售其私柔子收券之時故
坐不意之地所收券子一一點察又止宿于其備所在之處
排日字標某某而製無不與知試卷五百餘紙皆請旨讀
科終之時任意下手某某得某失隨意隱其所好取
其陞在後帽擅旨抽出而陞之因參試皆環坐相顧莫不
痛惡甚專擅行私之跡昭不可掩國言藉藉物情久而
愈憤請命削去仕版行護軍李宗述宮嬖姬辛氏之兄也先
是金貴人受寵先王冠於後宮一朝先王違豫貴忍將不保於後日
欲為免禍之計聞辛氏有色且慧引入宮中納于東殿頗曉文字至
是遂專寵上日與賭碁廢事不視留中公事多至累百慶宗述以
姬之故亦被優渥至陞堂上以微賤悖戾之人至陞僉使亦已濫
矣當其薦任之時多有不謹之跡陞有可笏挾備之事其時
亦有物議令至擢堂上重加物情皆憤請命改正刑曹正郎白
大圻為人無賴行己悖戾及按本職益肆無忌刑獄因緣任意
行私且姪寧宴會公然遂媚其淫縱之狀聞者莫不駭愕請

辛氏即仁嬪金氏
表姪也

命在我 時諸宰會于清平府院君韓應寅第設宴多聚絃歌大術所私娼亦與其中大術乘夕馳到隱於其第於門間窺其出來携手并馬而走故有是啓 答曰末世公道唯在科亂國家從法至嚴至重詐冒紛紜如是至顯著乃其所取亂子豈有不相知情之理乎人不知道一至於此極可寒心法府嚴覈處置痛革此弊辛宗述照例論賞何必改正白大術等事依啓

庚戌十一月十七日戊午

敎曰頃日兩司經筵官所啓近來朝廷習已成俗然後守令有寃大小名官奔波多占有傷廉恥人心日卑世道日下或有少官之奔競忘恥有不足恠此弊不可不矯革云此言亦予大臣及銓曹務去髒習一從公道勿爲擇官惟才能是用事而剝看實風行 ○執義李廷龜啓曰春秋使詠第爲人輕儇挾有小技名爲文翁試官時多行循私用情之事故國人皆知而壯元今此親試時第爲對讀官臣已知其必多循私之事矣及其出榜乃人云籍籍臣之子婿族姪之榜稱之臣常憤曰第固是壯元之人因緣試官皆是名鄉臣公亦必預知豈可使一對讀官專擅行私於咫尺天威之下乎指壯元乃落榜取子喧騰過實之言而殊然委昨日筵席上問僚於蒼此論臣益仲所未聞行私之事矣臣亦於同僚曰吾均知第之行私之亦以某人爲第之所私而朱榜乃自有回私謗舉親試者有前科之規當直其第之

循私之迹正篇之罪其風君子之科可也且同參試官從篇自
泛任意跳踉之不無其責並與試官而論之未知如何若不明
知某也為篇之所私而得中乃再試其科以乎重難累及試
官亦以為只以風聞籍籍之說獨論許篇亦未知如何因條
或以為既發專擅行私之言直以乎情取人之事而論之可也
或以為既不知分明可證之事而並論所私之人至於其風果
為重難或以為篇雖極專擅場中有如基諫之論人究帝
一人發言論某人則同僚不敢異同此事何異於是乎同參
試官別無所失云且與同僚商議只擇昨日啓辭中所論各
項綱紀行私之迹論啓伏承至批以法府嚴覈處之為教臣
不能堅執其說朦朧論啓疲軟不職之罪大矣請命罷斥
臣職〇掌令閔有慶持平李顯英徐景雨啓曰昨
日論許篇專擅行私之罪而所私風子不為並論致勤聖教臣
等論事朦朧殊失直斥之義不可仍冒請命罷斥臣等之
職答曰人心不淑國綱日解振肅更張法府之責也設科取士

是何等大事此而亦於何以為國家入試官暗行奸細之
計則同席者雖多其何以知之必潛受物情奇怪巧妙
而痛以此整頓綱紀以矯廬恥可矣而辭書哉○日諫院啓
曰近來公道日壞至於科場莫嚴之地亦有循私之漸識
者之寒心久矣今此發試特命牧使許筠以對讀官放生專
擅之計洞察試卷字標云某某所製試卷五百餘丈皆請
自讀科次之際擅自下手至於抽出落幅必售其意科亂是
何等事而試是何等地而許筠多行私之迹如是其狼藉負
此罪惡豈但尋常科罷而止乎請命拿鞫得其實狀依律
定罪天威咫尺之地親策多士是國家莫重之擧為試官者苟
有一毫循私之事則同參試官所當隨事救正而今者許筠
行私之迹不一而足則豈但陰坐相顧無一言任他專擅
不能為而無於其間哉請同參試官李廷龜以下並命先
罷後推答曰依啓許筠所行私亂子誰某郞並書啓同
參試官何以知筠之懷私用情也不須波及不允

庚戌十一月十八日己未

王御經筵講蔡仲之命王曰三叔皆死實宗社不容於王法者也以周公之聖處天倫之變乃千百載不幸之事也淮馨曰周公親遭三叔之變而以仲之賢而封蔡大聖處置與天同大矣壽矣曰罪三叔者公心也封仲者亦公心也大聖之所爲後世之所法也王曰周公之死三叔乃出於中節此外無他可疑之事乎淮馨曰朱子語類或問周公誅管叔無乃不可乎曰此乃天誅所加周公不得不誅云此外更有何事王曰不以其父之惡廢其子之矣周公至公之意於此可見淮馨曰遭變處不幸之變處置得中蓋見周公之至聖也豈曰詩篇事已盡於啓辭中皆上之爲拿因嚴鞫自當依律定罪矣科試乃國家莫重之事故擇諸多試官而入於集衆論而取之也今番詩賦之專擅場屋五百餘張試卷皆自讀之任意下手抽但此也至抽落幅而陞之因參試官所任何事而無一詩篇任其私因參試官豈無

罷爭請先罷後推因參承旨亦命罷職掌之閔有慶曰辛
宗述本以微賤之人居官多有物議豈以措倚召公考而呈
授重加爭請命改正書世公道只在科舉而詩篇以一試官咫尺
天威之下恣意行私收卷時則故坐不遠之地而伺察之
此篇時則乃以其傳官廳而探知之場屋得失在其掌握私試
發榜坐相顧莫不駭愕莫顯乎隱國言籍籍許宦朴弘道
以下家人而取之卞獻以親切人而取之朴旨興曹信以為
其分諺而取之此五人請命考科詩篇雖如是專擅大提
學以下因參承旨任其專擅居不救亦命罷職詩篇考察
參分試官必擇人而以此人擬議院亦不善所失色承旨並
命遞矣一日萬機兢兢業業而政事時進簡入而久不下外
人頗以疑之甚諫啓辭亦久而後下此甚未為速下為當
王曰已諭不允望簡豈至於久留多事中或少遲耳且其
諫啓辭或拖夜以入諸多斟酌詳察之故亦未免少遲耳豈
曰本院啓辭有行私人書啓之命而夜深未得為之矣且

法府已爲刑名啓之本院更無加啓之事小臣無許鞫必嚴鞫
得其實狀爲當王曰去夜夜深未及書啓矣基諫豈不知
之退而書啓史臣曰既有納私人書啓之命則爲臺諫者所
當直啓明嚴書啓可也而既托於夜深又諉於法府終不能
啓之其不有君命蔑視人主之罪可勝誅哉○參贊官宋英耇
曰臣少時受學於成渾渾溪山間安靜自守學問高明踐履篤
實爲儒林所推重不幸曖昧被死尚未伸冤臣常悶鬱焉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今日筵中昧死仰達王曰事在先朝不得
輕議慎回奏曰鄭再祐疏中誣斥伸救成渾之人且指成渾
爲奸臣乃奏曰救渾得罪之人皆有所未安於心而懷疏自列
幸上批諭嚴峻惶恐悶絕而出矣臣受國厚恩分義至
重豈以臣師未伸雪之故而至於不仕爲此擺撥之言也只以
臣當初深知渾之心事且見其罪名之大不相近臣意實
以爲至冤極痛故以此啓之而竟被忌人護黨之罪及至先
王末年 特蒙恩敘而只因天災疏放而已非生於公論者也是

而豈可爲冒戮名耶臣於前日屢陳此意未蒙鑒察遂緣國
家多事不敢以私事煩凟再諸非如草野微賤之人我左
宰列出上特以侍其之私其言之是非而實陸不臨許而臣以
前日赦渾以犯之人何敢曰然而終棄士大夫所至在名
節臣瑾庸前岳我曰重犹也紫渾前左罪籍曰臣之罪戾
尚在臣身公誥所不許只曰天鑒疏啟而冒昧從仕無恥甚矣
其爲國家之蓄學亦大矣臣於更爲疏劄以煩凟未安且
不敢一向呈告今侍咫尺又曰英者云及而敢此仰達成渾之伸
旹不俾自有一時公論臣不敢有所云云而臣之旨實以不
敢苟且臣非有一毫與人言相較之意只陳情事耳在茲我於
有未安正卿之位決不可仍冒也王曰予意前已諭之安心勿辭
王曰予多病不能頻接群臣國事之漸至罷危爲今則極
君臣上下夙夜匪懈如恐不及可也近日則怠慢益甚不顧戒事
以坐廢一事言之國典有卯酉之仕憲府必須早坐論啟
常早爲可也非言近日事數年來習染如此百僚怠慢紏

正爲可王謂德馨曰號牌事中外騷擾然若日甚未知卿
意如何德馨曰臣近作鄕伍之節目甚密如統主相坐閑
律譏察出給必出行狀等事以不可行故非惟備急遽目約限
退於四月人情拘礙節目將改之意已爲啓稟矣此事終之必
甚爲有益矣王曰可以久行乎德馨曰人皆拘束豈可久行乎
但一番整頓然後得用軍丁不若今日之無形矣豈曰號牌一事所
益有大綱有些少之弊不可計也先儒有言曰天下無不可做之
事若著實爲之豈不可爲乎以一時拘束爲厭者乃無狀
之人也若外方之人皆言讒曰高麗公事三日也豈久行乎待
停罷之日人心之不淑至於如此事若不爲然已爲之甚不可計
人心之厭憚些少之弊端也王曰廟堂參酌而言而爲之張
曉曰老賊形勢熾大深可爲憂忽過然陸可憂而但爲急
上憂也無長驅之患矣前日忽城百將各率一百軍幾若
名而文岩大敗之後僅餘六千不暇自保豈圖他國乎然
若生後侵掠則不待耕農是可慮也老賊軍勢雖盛民丁

皆移入深處六鎭已空而道路甚遠爲患於六鎭則未可知
也然軍務已緊卽日爲憂必大矣王曰卿以國事久在北關
其於備禦之事甚嘉焉卿之疾病憂患予豈不恤然只醫
藥而病愈還鎭深處不已不以還鎭爲急還事復事賢襄
且此賊可以易滅而晚回六鎭軍兵雖少而是在之軍可
用矣若有急變被甲上馬不命而赴戰者多矣每日勸於
田獵與習陣時則雖丘陵之險皆馳騁上下無異於胡兵然
其數總六百矣堡子每日則無耕牛馬皆騎之則守令用
邊將等柳珩亦爲盡力修繕石堡土堡濠子皆可以
守之但無軍士未知其必守然不如壬辰時如入無人之境雖
女人守之異於前方矣此道一帶乃長旅谷而如鏡城明川
則左海右山若變變堅守則賊未得長驅矣王曰然無亦爲
等堡乎晚回城與六鎭之無取李時發爲方伯時設
土堡矣其處物象代大而亦等以小城今又設等若巡察
使堅守則可以禦之矣王曰堡子圍分等乙乎甚嘉悅位

甚矣

其處守令皆可用之才乎晩曰亦諸守令皆盡心國事矣
但鍾城府使李英仍任云英年今五十且有疾病三年守土
者心擴置而無處處之才鍾城有逃賊往來之路必擇差
得值然後可以無事臣適往鍾城城子闊大又在山下故進等
本城形勢極好則擇可堪之人任之爲當逃賊若出則必生於
此處必須致力於此地可以制勝且以諸收拾不在於事在
守令急於之擇授而已王曰以軍未可組練作兵耶晩曰被
甲在前如前丁鍾城穩城三四百名蒙源慶城中人戶百餘丁
如三甲賊若來犯則豈可禦乎甲山路生北青馬兵易以來犯
故自古以定平爲境界在所以禦三甲賊也臣巡往見之無形[illegible]
此人民雜於搶掠入之生殺極難矣王曰卿所上圖形坐臥
留念常常覽之如膚在目中晩曰臣不往其地何以知之
但因往見在而詳知圖出以爲仔細矣王曰道內三手軍兵幾
何晩曰一萬三千餘名無餘武學通計一萬五千餘名
本閫軍萬餘名有事皆入援矣且北軍比於南閫軍

則甚為精練六鎮軍儀陣明鏡明操奉天南關操下三
道矣王曰農事近年如何晚曰丁未年失農戊申告饑荒
幾不收拾適戊申己酉兩年極穩非但赴防人夫食甚便
其家亦頗以安今年雖不如前而市直一疋十二斗米可得中
年矣文保六鎮在此以王曰居家有業傭人手晚曰能哉異
以前有之六鎮絕無而僅能詩詠篇者十許人親進官試令
監試製論賞其可以鼓動矣王曰薦故延著實如有曉
曰兵疏不可信也奏以公私賊添軍其數幾何晚曰以內需司
如來伍添隨收軍乃添於其數皆一千二百餘名操於南關
軍等名矣其性曰王待飛戶曹觀國家用財皆經費日
廣前日大永綱疊諭使交待時皆不可言此外可已之事
亦不得減收風其一事而節之皆須以不害於傷財而今後
費出者計之皆其數不貲此時物力又須撙節勿為靡
文末節可矣古人云安不忘危況今危急之時而豈可居
危思安乎正值上下相戒愛惜民力而頗有無益事豫大之

漸甚可憂也 特上好奢服飾儀物無不華麗 至於笙簫妝飾
皆用金銀 内人所服彩錦貿出燕市 豐呈妓工衣服 皆以錦繡
自公備給 浮費日極 國儲已竭 於黃慎規諫 而上不之恤 又曰
褻習之矯 在上之人為之如何耳 上之人若行公道 絶偏私 則
在下者自不敢行私矣 近日循私之弊 無處不在 故名曰下人
及諸納私主人輩 下而攀結宮相 上而緣宮禁 賄賂持議 [illegible]
雖至細至微之事 亦為上言 以冀僥倖 而亦或有判付之時 自
上嚴宮禁 杜絶門路 而去此事 王曰 私主人防納之事 有因
上言判下事乎 愭曰 臣待罪度曹 已過一年 有時或有此等
事 常以為毒 故陳達矣 此雖出上軫念小民而如此 外方弊
以為言 此等細瑣之事 付之有司可矣 王屢辭曰 防納私
主人事 有因上言判下事乎 愭曰 如近載事 亦有判下者矣
時宮禁不嚴 倖門大開 閭閻下賤 締結嬪妾 凡有所欲 不計
細瑣 外而上言 内以陰囑 無不蒙恩 皆讙其志 故黃慎陳啓
以規之 上顧左右再問之 怒色見於外
王曰 此皆進獻為

意若藏倭物於進獻之事也或不謹故如是矣此乃外人不
知之言如張曉曰臣在北道親見金家入居之後北人難以意
放而以上言或放金家入居一空之後則不擾可矣鍾城本
年金家入居衆人及甲山金家人皆以回上言回啓而放之此
豈回上言乃放之事乎上曰倭如上京何以處之德馨曰庚
午年三浦之亂院宮之後倭奴請和猶不即許壬辰之
賊豈如三浦時事乎縣國亦必不以前日之待望之如通市事
若快許於上京一事雖不許十年亦可豈以上京一事至
有意外之患設使即爲上京蒙尚一路蕩然無形平時倭
物之輸民不能堪而況此時乎且與中原爲一家作東平館
以待之則中原以爲如何也王曰倭奴久留我境動靜皆知
之所當嚴禁出入之人可如且未可送人于對馬島探知事
情而來耶有慶曰兩渾仲寬事太學陳疏外方士子亦陳
疏而每以事在先王爲教自古賢人君子雖被死於先朝
得伸後王者多矣王曰先王朝所教極爲嚴峻不可輕議

王曰宣惠廳乃久行之事乎且一一更張擬事何以可結出
米是不可久遠行之也德馨曰一一變米生納其事似難久
矣但生民疲弊實由於貢物防納牽掣於先王朝言
之矣若於救百姓倒懸不可不廢且此非變亂舊章但
以貢物日貢案只收米而已百姓方苦而積蓄於出米之少
若罷之則民怨甚多貢物爲弊之之謀而百姓來訴闕
下可見民情矣德馨曰近來陸李北兵事國家粗安而
亂後數十年無一事更張種種弊危之形象難以盡
言君臣上下正宜竭力盡悴而近日宴安尔習公私之宴豊
亨豫大之事居多以近日觀之京上之妓以若太平之
時外方驛卒以爲收聚鮮色爲無弊慰悅豈無此事遊
宴耽樂嚴禁爲當上曰上有好敢於畧設豊呈故如是
矣燠曰場屋不嚴收養之時考官甚是亂子面目而因以乃中
則此輩不必生於秘而傍觀者及以私疑之至於枝查同官等
差入識所之時與生場親子相值易書之際或有循私

之辭請令該曹各別更張嚴立科條為當未時遂罷出

庚戌十一月十九日庚申

繡譯臣啓曰暗行之設乃是古來有之大舉而為是事
其中外無不稱其騷動道路所然必但節目尤密約限太
迫其間不無拘礙不平之事如經內違避出行必出行狀閱律
識察等項盡為刪去以便民情約限亦退以四月從寬詳查
處宜且文移法例外方亦不許明白知會于民間無道遠近
解事官員以安撫為辭遍行曉諭審察人心如有可處
置者即啓聞或便宜施行事甚便益敢啓傳曰允爲
擇剛明解事人發遣並察民情以來 ○ 又啓料量黃惧
啓聲臣忝膺體察副使之任今已二年而自惟才智短淺
素昧軍旅加以足跡一未嘗西北兩邊至於邊事敵情少
見亦罕有同僚擅按允係幕府機務不敢一毫干預每
軍吏從文案來示亦展紙尾署押唯謹而已至所有後受
任寧皆無一隻狀而此一任尤為尸居尋常愧恐不敢自
安思將自請行邊巡視西北一帶廣覽身親經歷以効

臣區區不及緣度支職劇不敢遠出向然狼狽不知所以為計
竊見張晩李時發等但以西北路因依逐任上來且是以
經是任者以言其材器皆非臣之所可擬議而熟諳邊情
但有已試之效今日體府副使之選無踰於此兩人伏乞迴臣
所授以授可堪之人庶公私兩便臣非敢避事務欲無能
讓有能事理當然惶懼敢啓請回此啓辭令都體察使
議奏都體察使李恒福回啓曰體察之任安在不程分別
無堅急句管之事不必以熟經塞上者為之矣啓辭中
所舉李時發經歷西北熟諳邊情張晩新自北來故如是
辭之矣大槩黃慎無任大繁而解之事甚多必助力所不
能及伏惟上裁請回體察副使黃慎遞之代李時發張
晩中爲體察使薦授○因陳請遞啓 羅榜事試官以下及
同參承旨並罷職事啓曰試官承旨不宜並論雖於削去其
行私者至請罷榜乎不知其可也〔〕備忘記臣等會同
辦擇可堂上及各衙門務限事以可時方

詳究至於節目間拘礙之處亦可便宜變通措處之案
本廳亦方講磨矣仍命主管堂上尹暉之意只以勒限
覆啓事為有間有此狀啓而稽緩之際多致變通云皆因
為一道之主而尚體事務逐一詳悉尹暉伊不至晉
為騷動而一任其民之言先自狀啓甚為未穩啓請曰方
面之臣既受命於一方則道內民情風俗陳達允合事宜
有何未穩云以姜紳為左參贊李準處身貪鄙居家無行
為妻所制多行不義為工曹判書柳希奮為參贊特任趙挺
性品奸回行事貪鄙不顧名檢患得患失媚事權戚謟附宮掖使之
私之聲不絶於宮中故陞見盛眷最出朝右為大司憲尹讓為
執義尹重三為掌令李稶為掌令權先震為獻納李
溟為持平李知望為持平

庚戌十一月二十日辛酉

司諫鄭澔啓曰臣等伏以小臣待罪之職惟此協恭之論多
行於言事國之體統綱紀而臺府諸司該衙之所狀只
請斷其任職臣之意以爲該衙行於之道如是而於
體例所有嚴鞫處置之事不但異常非一處而止且同朱
試官任之一該衙之專擅而亦爲救正之不無其責也當
同僚相議議爲論啓矣至於有所私意於書啓之教而
其時推上所司該係未嘗回據置處臣入侍經筵憲府
既已歷紀而請該臣等更無可啓之意陳達於榻前則自
上又以言而書啓爲教該室等五人則科之事既發於臺
論則其某某書啓甚非難事而當爲綴拾憲府已發之論
從然書啓以不塞責之地以非其臺諫而終且科場是國
家公重之事而未出公道惟在於此今者咫尺天威之下循私
用情不一而足則古今以來寧有若此之時乎既有非常
之変則亦當有非常之處置然後可以一振綱紀而且仍

存留誅逆國家之本也而公論之日激也逼臣諸然之意以於
拔公道於斯將盡而已昨日伏承嚴批以難於去行私其
至請罷榜爲教臣論事乖當致勤聖教決難仍冒之地
請命罷斥臣職 答曰勿辭 ○ 正言金聲發啓曰今此庭試
時諸公榜行私之說已發於公論臣等又請勒去以其事
狀實之公此公國之公耳藉藉喧騰衆口互以爭請婦姑榜而稱
之有口皆言有耳皆聞臣等固難於書啓而此等事所
無之事決不可仍存其榜然後聖朝之紀綱庶以一新榜諱發矣
昨日伏見聖教以難於去其行私也至請罷榜事不知其可
爲教臣之論事乖當之失著矣不可仍冒請命遞斥職
答曰勿辭 ○ 正言丁好恕啓曰設科取士乃國家公選之重事也
有一毫循私之迹尚不可置存其榜今此殿試特設簡循私之
狀不一而足至於舉諸方言岑科者西北五人之多誅
陟亦豈有難於去取於其間但如百喧傳上非止
查頓門庭榜之說亦多騰播而於無可掩之迹 雖不可歷數

而上達仍存此榜事涉苟且故臣同僚相議題請下榜矣
昨承聖批臣之論事乖當之失著矣且亟以採入辭啓曰諭
到特伏承所私壓書題之命而批下之時正爲犯夜待命
時通同僚歸一然後書題爲非夜傍故姑爲退去其翌
日以未即書題之意將欲引避而海東後即爲詣闕則
同諒鄭出去似爲今日筵中以昨日夜傍未即書題之意已爲
具陳不須更爲引避云故不敢煩瀆而其日旋有下榜之題
而私壓書終不書題故勤聖教臣之所失至此尤大決不可
仍冒請命罷斥事啓答曰勿辭〇傳曰社稷修理監董堂上
郎廳下人工匠等並書題事言于營建廳〇傳曰昨日爲政事
早爲命下而政官晚來坐筒日昏時始入是何事体今後政院
察之〇校書館以擬聞意啓曰兵亂以後大小書籍蕩然無
存緊要之書及我國史集不可不及時刊刻以爲傳後之計
而後書籍極多下處與臣等申請傳屬勸督匠役之非
不至而本館無該匠人只有數三名雇立無公役計日

譬經如縹緗之事未易完該名目及士大夫家圖書刊
刻書冊印若紙料紬箋等大小之事皆於本館責成
不及與鞭朴稽核繫累纏属本館以名目中微賤之瑣不
敢褻瀆於臣下不得不歷公務之冗而此類屬有
陳廣推承侍罪特上班一再而承請之給使書看甚苑
不敢徑徑冒違國綱至此臣等亦不知所以為計臣李匡
色頃於偶有秘承受宣旨惶恐不知所違之而商量便宜之心策
不得已限堅閑之冊印生置以本館秘為之籍校印務之兩
提調為主上並校理二員為監廠本館官三員為郎廠監
准以下各該正役等差移屬刻印等事皆俾其屬公私印
日耗費之弊為當近來各等隨以廠煩此等處之名號免
侵責而行號令而已別無大段費弊之事惶恐之限傳曰
令該曹議處○傳曰各該目以此移送提調衙門具草
記直啓之規矣該院處之 校書館非都提調衙門而具草記
直啓殊失事体故有是教 ○太白見晝 嘉也

庚戌十一月二十一日壬戌

司憲府達啓 行私子制科試官以下承旨先罷後推事 還收正事

答曰試官承旨事毋庸煩瀆汝啓矣至若挾私用情之說則臣

和黨中參榜者不無私情之疑科則宜矣至如從容勸

之並取者其何以先於科場之肝肺乎以不近情不宜如是

波及以訛人聽如幸宮述深既有勞勤酬賞何傷乎不允

○司諫院達啓 罷榜事試官以下及承旨一并拿戴事 答曰三啓

論事者在據實直截今則行私用情之跡敗露於籍以

啓者中表者言之先知字標其以某名者唱

此豈非試官所干與者乎勸之縱如彼則是私客人參榜

者於科國無惜矣今此不論而從請罷榜外於公議陰謀

奸狀已不消一晒而昨日疑端中又爲虛頓門庭之私

語隱然暗亂是非疑惑聽聞此使其上下莫能下別焉

偽乃今始於諺家之權重矣承旨試官之啓詞不近於總

小切之言乎毋庸煩瀆 時行私一二人載與聞家運播載與

之盤結救蔽家為之訟其究而帰罪於許筠是以批答如

是云云 蓋權在外戚故也 ○禮曹啓曰輔導東宮為今日第一急務竊念王世子講讀之方深留學問為若於当上開筵之日入参筵席講究治道切磨箴規其於匡輔之功必大有益依経筵官所啓大参斜講極為允當上裁施行何如 傳曰世子亦有書筵之講移難毎為入侍時時特命日為之且並持冊子乎此等節目令弘文館講定以啓○傳曰三名日方物乃藩臣享上之儀也今書名之玉方物豹尚瞿目封進豹皮非但尾絶又無梢子事涉不敬慕尚監司推考以警後日慢忽之習○禮曹啓曰王世子入参斜講時並持冊子事弘文館已為定奪而其他入侍節目磨鍊後録以此事言移文於弘文館侍講院何如 傳曰允 其後録王世子入参朝講日掖庭署設王世子座於御座東南西向領率之北楷前設禱席宮官依時刻伺候於中門外殿下陞座世子具翼善冠袞龍袍自内而出由階下陞自東階俯伏興

設席就座領事以下入侍如常講畢領事以下以次先生世子

亦出少退於東階下及下還內世子亦還內宮官退○副提

學崔有源上疏引疾辭職從之○月入太微東垣內

庚戌十一月二十二日癸丑亥

正言丁好恕金鉾啓曰臣等伏以無狀待罪言地惟於
論事直陳動出我衆之所審爲而今此庭試時試官以一對
讀官專擅行私之迹不一而足尋常科弊不足以辭其
無狀臣等遂請拿鞫於依律定罪矣至於所私風子五人
已發於憲府之啓而請罷科則臣等豈有一毫容疵而難
於請罷者乎業已出榜之後外間喧傳以爲子婿甥姪榜
又有查頓門庭榜之說子婿弟姪已在於五人之中而查頓
乃指風子李昌後爲試官李甯瞻之姻家也門庭指李植
乃篤受業之人也此人等皆以考官親密之人而得參人以
爲用情有口皆言則臣等職忝耳目之官何敢有隱於天
日之下哉蓋臣已發於公論者既如彼喧傳於外間者又如此
則古及今安有如此之榜乎若一一請削則未知將爲何可援
之迹苟存臣榜則國言未已臣等之啓請罷榜者寔出於
惟公道定國論而已豈有他意於其間哉臣等誅意淺薄

不能感動天聽致有在批嚴峻決不可覩然仰冒清命遂作
臣等之義君曰句辭〡吏臣曰詐李植為詐爲門庭然其言
固非也其諫官云云公正明直不為人所撓屈然後可以上悟
君心下協群聽而以伸於當時垂示於後世也今門庭之說臣
實指李爾瞻之於鄭遵也鮮茂好怨等媒孽爾瞻之威不敢
以直頓門庭並亦論之而隱然以植為言其操非欺君論事
失實之罪固不可免也宜乎其言之不見信也〇司諫鄭岦啓
曰臣不善狀處泰言以織默為容嚴有絲毫之補而惟其
不負吾君不欺吾心此臣之素所蓄也今此詐為私塲屋
之也敗露狼籍實爲國家莫大之羞恥也國人籍籍人莫不
痛惡為人有血氣者孰敢有掩護之意哉詐定等考科之
事憲府先為論啓旨上洞燭其奸狀既命查覈實以爲臣
等雖不從論覈而處之固有日矣第此外間公論日激皆
曰不可苟存其榜云故臣意以為無寧盡罷一榜以快物情
敢以此爲啓矣臣識見不明論事乖當若日致勤至於敢之極

書為昨於座批中教旨極其嚴峻臣心神隕越措躬無
地固當伏俟鈇鉞之不暇而負罪至此賤名在身不可一日
冒接請命罷斥臣我答曰勿辭 ◯ 司憲府達啓 詠寔等
制科試官以下同參承旨先罷後推許筍擬望承旨遞
差辛宗述改正事答曰已諭不允 ◯ 江原道觀察使洪瑞
鳳馳啓曰宣惠廳作米公事民情歸一皆以為便惟願快
行故遵依本廳移文差擇守令兩人為差使員使之上
來詳定事目委差二員稱侯本廳分付銀給察訪沈諿
素有練事之稱而且諳本道物情故推排守令而與洪川
縣監尹惟之差送特令本廳從速勘定施行以慰峽民飢渴
之望宣惠廳回啓曰本道民情如此依京畿例磨鍊施行為但
江原道則田結少而貢賦之繁有過於畿甸畿甸則一結出米
十六斗而江原道則此數不足以應一年之貢賦不得已四斗
加定一結出米二十斗而十五斗則上納以為恒貢及年例
別卜定田税條貢物其他邑隸果園結實鮑魚其月課綫

之價五斗照例給發道以為遞羽邊上三名日有物名詰剔為積
草擬撥各官官需詰路支供之費而各項事件各項物
色皆有定價一一察核確行此辭緣行移于監司案何不
請旨作米一事試行於各省驗之可也遍為於各道必有未稍
雅不之患以國之道豈不可以是也遵守祖宗典章其除ㄑ
臣契與而已不必隨時變更施小惠而忘大本如公事悉為一體行
一於書館向以校書館瑋監閱書冊印出間本館稱為書
籍校印都會兩提調為之上堂校程二員為勾廳本館官
員三員為印廳事務笑印出書冊目是本館之事不
必更於稱為其會而本館之有此名稱者以是出於不得
已也如武兵亦各員充有多司侵責而已無關係之事照陸
稱為監之無大妨上裁施行何如請回依啓

庚戌十一月二十三日甲子

行大司憲趙挺啓曰諫院今纔已待末府當爲處置而
今見正言金鋅等啓辭有愚子李昌後之名昌後於臣
亦是姻家據難同參處置之論請命遞臣職答曰勿辭
○執義尹讓掌令李檝持平李溟啓曰臣等伏見諫院引
嫌之辭因生一事而兩司所論未免有異同臣等何敢自
以爲是徑然處置請命遞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諫院
啓曰從中左相言白翎僉使金立信盡心國事殊效已著之跡
極爲可嘉加資褒賞激勸事言于該曹○弘文館上箚曰
兩司從引嫌而已臺諫以言爲責隨事論列各盡其職
而已豈有必言於臣寮者別無可嫌惟以處置爲難在左言
可遞之經請正言金鋅茂丁好恕司諫鄭岦大司憲趙挺執
義尹讓掌令李檝持平李溟並命出仕答曰依啓○上諭八
道觀察使曰錄牌之設乃是百年以來未有之大亂亦
方之小有驕擾事勢固然臣中民間疑惑不便在雖在於

統主連坐之法若變通此一款而使值參錯使知使户程
有累十名而只納餘丁木布一疋而已則主户必不驅逐云根
之人而雇食入作者必不爲逃匿動矣雖稗歷方謀減政事目
差發曉諭此意師等爲先明白知會于列邑民間

庚戌十一月二十四日乙丑

辦牌厯密回奏牌之設甚重今日不可已之事也應行節
目必須詳細講究應當切實舉行之事據旨上年伤急目
親查應發知會各督撫已一閱必無未及之事亦中外閑
遊無籍之徒私其自身所住乃以驗榜之說展轉胥動
未免延擱特月若此不已終無與行合效之日各省督撫以
四月爲限而各中多採牌面上月之內應繳完了士大夫以上
照遵依前限來正月移一日爲先佩拾俾民知效宜當於題
請日並以兩月爲期不妨矣 因憲府達題 許定等制科同奏試
官承旨罷職許約擬望色承旨遠差辛宗述改正事 答曰不允
月深鄭豈正言金聲蔑丁好其題曰出等俾以寡昧當此
論事張之日不能以門白論列遂日讀撲不過迷始一事深合
前死前日旨上有所私與子書類之教而臣等另料從
爲憲府者已與名請前且陞所中者題不如罷榜之爲得體
故以爲書題之意略及於題辭中而宜以罷榜爲題矣今

聞物議以爲先罷責然後請罷榜亦未爲不可而以此一款
爲非云臣等罷席至此而益無所逃不可偃然就職至學名免
請命罷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大司憲趙挺執義尹讓掌
令李穡持平李漢啟曰臣等非以不可變亂諫院之意具由
引避矣今者諫院再避變亂之雜於長官亦請命遞斥臣
等之職答曰勿辭△弘文館副應教崔起李校理金尉吳副
校理金瑬修撰呂燁副修撰金光煜等上劄曰兩司並引
避而已恐有未盡之事不可命而終不風名書既難免疏漏之失諫
院所避之事與本事異而請以移去本心強避於不當避之地
顯有避事之迹請目諫鄭山立正言金鍊蒼丁好恕大司憲
趙挺執義尹讓掌令李穡持平李漢並命遞差答曰依啟

庚戌十一月二十五日丙寅

弘文館啓曰世子既已入參筵席出班持冊子於前為當敢

啓傳曰知道

庚戌十一月二十六日丁卯

侍講院啓曰王世子沖年講學爲今日大務一意輔導之道不可少緩而自秋以後久廢書講至於夕講暫時進講未免一曝 經筵官所啓蓋慮此也今後朝晝夕講一依 祖宗朝舊規並行以盡資導之方何如傳曰待歲後日長更議爲之○金應元爲判義禁府事閔夢龍爲知義禁府事姜籤剛明有才淸謹自持歷受方面茂著績用而志切功名今在患失瞻前顧後旅進旅退一諂媚權貴容悅爲事爲大司憲柳潚爲執義柳穡爲司諫李以俊金光煜爲正言李顯英爲修撰徐景雨渻之子也隨波苟容有乃父之風爲副修撰

庚戌十一月二十七日戊辰

司諫院達啓 許寔等削科事同參試官以下承旨先罷後

推答曰以人者適中只罷其所私無忌者而已何必波及於

同參試官十人乎一二容私者罷之可矣豈可盡棄六十

餘人之科哉為此論者其無識乎勿為更煩○傳曰該曹因

有妖變察之典獄司女獄墻垣頹毀變甚多而久不修葺

盤為罪人逃躲治之知色官色吏推考無以因人之數亦多不無

滯獄之冤而各該門治知之因又至於八十餘名使之移

逮法放死人異乎允撿乃將啓傳因推其無端不因事甚

駭愕刑曹堂上郎廳及典獄官吏並推考治罪昨日遣

內侍史官而擲奸故有是命○太白見

庚戌十一月廿八日 己巳

執審柳溥啓曰考科無事也必無一毫未安然後論之甚

詩其休戚之甚然其罪今者所謂偏行私之弊論者甚至

於五人之多謗塞未解蒙豎子耳拔於蓬蒿擢以顯之

其間情狀昭不可掩下獻無賴一賤倡以充賂十九人羞辱

以陛無循私用情考之可也劾以偽之狎昵之友知者實標

公然擢取若是其無忌憚錮人心之病憤在所然也是以

當務盡論之發不過為此等人取後營謗塞之論大行

以其類多為倖免之地添入數人朴彭道即為之媒也

友陸未免人無罪別無彰著可據之迹至於曹倩朴旨興

分謗並取之說尤為無據而乃以閭巷百戲語潑蔓延及

達于天聽其為誤迹較然之計於彰可見矣不能指其可

削之罪而從然詳列次公第書考彼被削者其無窮枉而

皆被其死豈若此不已則必有一榜而後已臣未考其得

體也況同年試官亦在論列之中而共瑞鳳乃臣之異姓

四寸弟以決不可隱避其論請命遞斥臣職答曰爾論是矣勿
辭盡職史臣曰儒之此言足以發邦家矣其阿順諂訐近今
容悅之態固不足論至使一國之公議阻而不行可勝
痛哉是以權韡作詩曰假令科第用私情子婿第中姪最
輕獨使許筠當此罪世間公道寔難行 ○掌令申繼啓
曰臣猥以根蒙洪造以忝甚寵之後撥以多幸雖當拜
命供仕不臨心願而第人 孔子朴弘道赤書即臣妻之同生知
今年科之事顯發於公論而臣於弘道爲一家之人其論
議糾劾之際法應相避不敢偃然在職請命遞臣職答曰勿
辭 ○持平李弘望來啓曰執義柳儒掌令申繼亞引嫌而
退固已發公論至嚴一家之嫌有不足避以此見遞未有
例今不可輕遞云云請並命出仕答曰依啓 ○大司[illegible] 書

庚戌十一月二十九日庚午

恭懿王后忌辰○執義柳誧啓曰臣於職臣素無臣可以忝
言地有稍必避職而臣悉以盡職為教曉性而攜不俟陷越
之至固當奔走從職而進日前避嫌天聽罪固難免兹
臣之所避不止一家之嫌而關係變亂時累累及其於嫌
科之增減何所據而行之耶亦之論既不可苟同決難就
職請亟命遞斥答曰勿辭○掌令申鑑啓曰臣伏見執義
柳誧再避之辭有曰相避不止一家之嫌臣亦忽以一二家之嫌
引避然何敢偃然就職變亂固係乎請命先遞臣職答曰
勿辭○持平李弘望啓曰臣於昨日伏見執義柳誧引避之
辭其所論列極陳所見而別無引嫌之言終以叩寸深辭
鳳鳴論之事為嫌臣之思意何其聲避之意不在於彼而在
於此故不為並論矣今見柳誧再避之辭臣之變亂蹤論
之失若矣不可偃然在職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
正言金光煜啓曰憲府令數遞嫌本院當為變亂而伏見

執紫柳浦引避之辭有前件數多混迹亂生等語本院方
論啓五人並請一并據啓彼此所論未免異同何敢自是己見
偃然同參處置之論乎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傳于諸傳曰
日氣寒凜關內外及各處軍士等支存題給各別優恤事
云于該曹

庚戌十一月二十日辛未

正言李以俊啓曰臣於再昨出仕適以國忌不爲連啓只與正言金光煜行相規之禮而已矣今見金光煜引避之辭臣雖未參於避辭而既已出仕不爲異同則臣何敢偃然冒出乎且臣昨以日暮未及詣闕今始來避所失尤大不可仍冒言地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傳曰日氣極嚴處女諸闕不便世子嬪之揀擇於春後爲之而婚禮亦不出八九月之內嘉禮當爲設於揀擇之後則無乃爲急窘之患耶若趁此閏月考例設局預爲料理別宮修繕亦趁歲後始役似爲兩宜於禮曹○弘文館副提學宋諱副應教崔翊南修撰吳㷜等上劄曰劄科增減程式有意見其同與不同固難預料不須以是爲嫌公議至嚴一家之嫌有不暇計以此兒已請出則決無更引避之嫌柳浦引避之辭陳極允而其結之語則終歸於參論洪瑞鳳之嫌謂其所嫌在此而不在彼援此請出別無所失所論異同不必至於引嫌臣

已出仕未參政務而日暮未及來謁勢所然也但無可謁之嫌

請柳湑申饋李弘望金光煜等以後並命出仕答曰依啓

庚戌十二月初四日壬申

御朝講○正言金光煜啓曰對讀官許筠之所私擧子五人旣發於公論其中雖或有親疎之分輕重之別而國人皆以子壻弟姪之榜稱之則臣之獨見固難輕易取舍故出謝之日擧此五人書啓于論列之中矣至於查頓門庭之說初非論啓中語而泛出於避嫌之辭則非如五人之喧騰衆口顯發公議者故臣議以爲查頓之說外間雖或有言之者而似非的然此不過閭巷間追出浮演之戲語若因此往來一言續續追論則蔓延波及一榜之中完者無幾況李植與許筠雖有泛泛識面之分而旣非門庭又非受業之人則所謂門庭之說何所據而來耶或慮傳者之妄也故並黜之而不論只擧五人而啓之蓋欲從容詳聞追後論啓俾無一毫未盡之意也豈有他意於其間哉今聞人言以查頓門庭不爲並論爲非臣何敢自是已見偃然在職乎請命罷斥臣職答曰辭家故爲波及亂眞之語何足取實勿爲煩擾辭避唯當盡職可矣○朝講答府曰許定亦獻削科事依啓其餘不

允答院曰並不允○府院前啓試官以下及罷榜事司諫院新
啓江上搜檢國法極嚴而今此聖節千秋兩行次不待搜撿之命
徑先還越江其恣意蔑法之罪不可不懲請聖節使鄭文孚
書狀官金大德千秋使黃是書狀官金終男並命罷職及前
全以性亦以龍宮之人定配于龍宮之地以其罪言之則場屋行
私之事也身負重罪偃卧其家是豈王獄按律之作乎甚爲
猶私莫此之甚請全以性他處改定配其時禁府堂上並命推
考其時當該郎廳亦命罷職慶州判官鄭夏人物愚庸尸居
不治吏緣爲奸民受其弊請命罷職答曰朝已諭之不允使書
狀等並推考他餘事依啓

庚戌十二月初二日癸酉

傳曰許𡧖卞獻削科事昨日朝講已允於府啓而憲府又爲啓辭未知其意政院察之朝講日兩司所啓既爲於筵中則其日不須再啓政院察之○司諫院連啓請罷推試官李廷龜以下因罷其榜聖節千秋使並命罷職答曰同參試官承旨事已諭勿爲煩執罷榜事決不可爲也使書狀等依啓○執義柳潚掌令申鑑啓曰昨以許𡧖卞獻等削科事臣潚既已陳達於榻前蒙允而連啓與否出問於府吏則蒙允與不得蒙允連啓是近來成規云而臣等之妄意以爲許𡧖卞獻二人之削科非前日連啓之比也雖蒙允於榻前而辭意與前有異則政院何所擬而捧承傳乎遂構別草循例入啓矣今承聖教臣等不察之失著矣請命罷斥臣等之職答曰予意亦然有何可避之嫌勿辭○府前啓同參試官及承旨請罷事試官擬望已允承旨請遞事辛宗述加資改正事並停啓

庚戌十二月初三日甲戌
傳曰右贊成鄭仁弘處令所在官歲時遣長吏存問優致食
物故鵝城府院君襄所歲時祭需覓送寧原君洪可臣處食
物題給事下書于各道監司○司諫院啓曰近來國綱解弛刑
獄不嚴大小罪囚刑官任意解放已極無謂而至於捧承傳
因人矣允儉亦循私囑無端擅放極爲寒心其除意行私之罪
不可不懲請刑曹堂上色郞廳先罷後推當初次知典獄官
員並命拿推司宰主簿趙英俊爲人乖戾處事顚妄請命
罷職前啓罷榜事回系試官及承旨等先罷後推事傳啓答
曰刑曹堂上郞廳獄官等已爲推考不必煩論趙英俊依啓○以
申景洛爲掌令李時發爲兵曹參判朴而章爲左尹

異

庚戌十二月初四日乙亥

慶尙監司馳啓星州呈牛犢身体如常一項兩頭三耳口眼各成變非常夜初更流星出觜星下入南方天際狀如拳尾長六七尺許色赤啓○近曙察訪全有亨時槩上疏入啓傳曰省疏深嘉憂國之誠當廟堂議處仍傳曰此疏議處事下備邊司○司諫院連啓請罷推刑曹堂上色郎廳典獄官員拿鞫答曰並不允○司憲府啓曰抒城郡守韓希吉爲人泛濫專事剝割民不能堪使嶺東稍完之邑斷就無形博川郡守李止孝當初赴任之時棄其病妻於中路全不救療竟致殞命聞者莫不駭憤其悖戾之狀不可不懲請並命罷職答曰依啓

庚戌十二月初五日丙子

政院啓曰今初五日朝講頒事右相所啓徐敬德更爲收議從祀文廟事白翎島今雖設立僉使人多居之而土地甚廣就一邊仍爲牧場勿爲移設事封世子別試設行於明春二月咸聚京師事禮曹磨鍊而但正當春耕之節遠方擧子必艱於赴擧各令其道試取事侍講官崔起南所啓江原道田結依京畿收米事兵曹軍兵亦爲肄習事檢討官吳煥所啓作新儒生之責在於師儒之長久任責成使之礪廉恥崇禮義其中篤學力行之士各別慫奬勸以爲聳動之方事特進官申欽所啓孝子之表表者着令該曹付職以示嘉奬之意事並無發落取稟傳曰從祀事牧場事科擧事鍊兵事師儒久任事孝子付職事令各該司回啓施行江原道田結收米事依前判下爲之○正言金光煜啓曰凡官方在被論之中則雖有疾病不敢抗顔呈告此乃重臺諫畏公論之意也今者本院以捧承傳罪因吳允儉擅放事方論啓刑曹堂上朴承宗即其堂上之

一也雖不知其罪之輕重有無而當此公論方張之日不有臺
諫乃敢偃然呈病有若無罪者然其縱恣無忌極矣此無非
臣之無狀見輕所致臺官風采自臣身墜落盡矣決不可靦
然仍冒請命罷斥答曰既無身犯之罪而適有非輕之病則呈
告何傷此豈縱恣之致乎宜毋爲煩擾勿辭○司諫院連請刑
曹堂上色郎廳先罷後推典獄官員拿鞫新啓刑曹判書朴
承宗以具允儉擅放事方被重論雖不知其身之自犯與否而
臺諫以並罷堂上論之則[illegible]當退縮私室恭俟譴罰之不暇
而當此公論方張之日乃敢偃然呈病有若自以爲無罪者然
其輕朝廷蔑公論莫此爲甚請朴承宗罷職答曰既爲推考
徐觀緘答得其情而處之非晚勿爲煩執朴承宗推考

庚戌十二月初七日戊寅

號牌廳八道安撫使慶尚道吳允謙全羅道辛慶晉忠淸
道金藎國黃海道黃致敬江原道韓百謙京畿道朴彛
叙平安道呂祐吉咸鏡道柳慶宗號牌廳以大臣意啓曰
各道遴擇剛明解事之人差送無擾民情以此事傳敎矣
此事關係爲重大而京畿無放者甚少不可循例差遣豐德
郡守黃致敬剛明有幹到處著聲洪州牧使金藎國明敏
於事然似周詳不得已並差啓至於京畿則道里甚近本廳堂
上一人出入曉諭則似爲便益故以朴彛叙差啓矣傳曰知道○
傳曰望闕禮乃事上之大禮也宗親進參者極少事甚可愕
令該司察治○傳曰漂海唐人等當此苦寒不無凍傷之患
凡干供給之事各別優厚之意申飭該曹政院常加檢察

庚戌十二月初八日己卯

傳曰長山串邊山等處禁山伐木自祖宗朝儲養有意存焉故亂離以後斫伐無節事甚未安今後凡干禁山一切禁伐守護培養事下書于八道監司處○義禁府許緖許峪鄭文振等究情入啓判付內刑推依允

洪啓

庚戌十二月初九日庚辰

吏曹前應教金光燁十一月十六日身死啓傳曰判致賻爲之

一禮曹啓曰漂流唐人入接處慮有凍傷之患曾已遣郎廳擲奸供饋雜物申勅各該司而昨日仍傳教又遣郎廳窺其安頓與否則渠等持此帖來呈且言濟州所失文引尙今未到極爲悶迫云云以此事啓請下書于本道監司矣似當更爲下書覓得與否使之急急馳啓以爲處置之地呈文並爲書入傳曰知道更爲催促查覈糧給以慰遠人之心

庚戌十二月初十日辛巳

禮曹啓曰傳敎云云王世子嬪嘉禮都監依例於擇後設局故自曹不敢先禀矣今承上敎極爲允當令該曹即爲差出都監堂上郎廳令月爲始預爲料理別定修繕之事亦令該曹鳩取材料趁歲新始役事據承傳施行何如傳曰允○宣惠廳啓曰平時兩醫司皆設典賣以廣其惠亂後物力不敷只於惠民署略爲復設而藥材無處令絶不能遍及於齊民都下大小之人其有疾病得藥調治爲甚難以此人皆以爲病惠民署前衙其景所自平時私鳩藥材販賣爲業人多賴之近年今不廢而但係名在醫司局身無閑隙又以折賣爲爈者有之緣此不得廣其規而大益於民本廳既爲民設局凡所以利於民者宜無不備略設販藥之規以濟活人之路亦一宣惠之道也今君見貸本廳閑餘米若干石以爲貿材之資期以明年秋成盡還其本色仍將餘息以爲後年貿材之用則於公家無所損而藥自廣矣上司及權設衙門皆有

茶房安果所依此例移爲宣惠廳茶房專意句管以責
其效宜當大臣之意如此敢啓傳曰當初只欲減省上供之物
以救民生之苦而已不料推演惠字之意侵及至此如是則兩醫
司茶罷可矣更爲議啓

庚戌十二月十一日壬午

傳曰高麗史即爲下送使之急速精印以与原本冊並爲上送事令校書館各別分付○號牌廳啓曰堂上二品實職以上及三司承政院侍講院藝文館則當有衙門牌故參上親宗朝事目只書職名而各藏於其衙門作散則既有隨身牌依事目佩持之意元事目内改付標以啓傳曰知道○備邊司啓曰譯官李彥華等以薪島海賊禁戢事令朝賫咨文往撫鎭衙門矣入去之際適當新歲中朝之人頗以歲禮爲重經理府總兵等處似當以若干土物備送禮單令該曹參酌磨鍊給送爲當且今此海賊禁戢之事必須多費周旋各衙門所用別人情令該曹各別優數題給何如傳曰允不可徒送禮物似當修帖此意議處倭胡兩敵情形備詳轉報以爲彼中審處之地可矣

庚戌十二月十二日癸未

傳曰進獻黑麻布事頃日筵中言及故予欲詳知曲折取見其後公事增給價布初九日因上言判付者也大槩此係享上之物但宜爭其小利致有民怨一從先朝舊例定為恒價以塞事作可矣此意言于該曹

庚戌十二月十三日甲申

司諫院啓曰前東萊府使金玄病亦以驕猾奸濫之人宣惠廳
收米收捧付託以輸送馬價觀勢擅捧多至七万餘石及其輸
運之際抄其微細納後者勒令輸納一邑之民欲食其肉當初
臺論發出於國人之所共憤而入獄未久旋蒙解放之命乞罪
于贓汚則毋論品秩高下所當嚴鞫得情按律科罪豈可
諉以二品拿問而有所容貸乎況可考文書中馬價加捧文書則
昭然俱在而今給文書則曾無一張其元情中七万石米亦不能
詳出區處其無置處可知請金玄病更為拿鞫本府嚴覈
色吏並為拿來馬價米七万餘石去處一一窮問覈實定罪
以明贓汚之法譯及南瀏咸以緒帽貿來事既膺堂上之命
又以私物百餘斤呈稟嘉善重加外但所納所酬輕重不稱北
京一陸來之間買置褫二資取金將玉如拾地芥朝家命德之器
豈容若是甚濫施乎後有些少私納之事自有可當可酬之典
何必重辱名器以貽濫觴之譏乎請譯南瀏咸嘉善當加並命

改正前學諭金直哉亂初託以爲父復讎言私自起服飲酒食
肉無異平日今又薄待其母置之他處飢寒疾病視若路人
爲人子負此罪惡不可齒於衣冠之列請收職牒還給之命前
副正申櫶當逆賊擅國之日諂附之狀無所不至前後教書不
但極贊逆賊至于臣子不忍言文字至今物情莫不憤激請收
職牒還給之命答曰金直哉病已爲推覈終無的確可罪之欵
狀南鼎咸其所留孫明有必賞之功予已參酌審處勿爲煩論
金直哉事依啓

庚戌十二月十四日乙酉

政院啓曰因禮曹啓辭春帖子自今年始爲製述乎時親試亦
院來得記憶問乎可知人處則古期十日製述而堂下文臣除服
製式暇無遂入製於闕庭試取則嘉善以上二員古一日單望
注擬史官一二員并同參名經則草注經若干卷依曹庭排而
本院踏印分給所製五七言律詩及絶句所押之韻試取臨對
書啓科次入啓落下後大殿帖子所製居首一人內弓房所藏
上弦弓一丁賜給云云依此爲之事令明日則以襲照事各別有教
勢難爲之十六日製述爲當近來國綱解弛人心玩愒危大小
公會趨不齊進于公故稱頉不入及或入庭不作之多無難卷何如
敢稟傳曰允依舊例爲之○司諫院達啓請金去病更鞫南
瀜成啟正答曰已諭不允○司憲府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
大於不孝負此罪者其可自偃息於覆載之間乎及第金直
哉乃悪得備無異禽獸其於兄弟妻子之間悖戾之状不可
枚數喪父之日晏然食肉佻視厥母棄之他處人神之所共嫉古

今之所未聞今日論罪斯亦晩矣請命拿鞫依律定罪新寧
縣監李俊彦爲人庸劣尸居其位政委下吏民受其弊請命
罷職答曰依啓

庚戌十二月十五日丙戌

義禁府啓曰備忘記近觀因徒隷繫滿獄或至累年不決
者有之矣速為疏決可放者放之可斷者斷之勿令久滯事啓
于該曹事傳教矣聖上欽恤之念與天同德臣等不勝感激第
念本府非他法司之比奉旨推鞫之地各司所囚罪狀終始曲折
自上靡不洞燭自下不敢擅便輕議謹將各因人罪目見繫
日月及刑次數多少開坐別單仰稟上裁答曰知道還議大臣
以啓事傳教矣議于大臣則完平府院君李元翼左議政
李恒福清平府院君韓應寅議獄情微隱未雖究明放
親從兩造參之五聽猶患或漏況許多推案中抄出除辭列
於一錄其何能一一定斷惟在當事者通查前後情犯稱量
輕重酌宜稟裁臣等不敢輕議領府事尹承勳議左因
各人情犯輕重只就抄出單辭雖以臆決至於慎獄得殺九
人極兇極惡之狀臣知之詳矣而臣之子妻乃沈惕孫長女也
亦死於九人之中故臣不敢獻議右議政沈喜壽議崔山海

德福奸細潛隱犯贓得罪於上國之狀昭著無疑當初一
輸情於本府推問時被鞫查訊者已承服此至終案還為隱
諱究詐莫甚金春希句引上國之人恣意潛商致令被殺於
我境其間情狀極為痛惋大抵此三人至今苟延殘命者
實由王獄刑杖不猛之致也雖累經大赦豈有更釋之理也格鬪
打殺玉今之狀以格季抗誠辭觀之十分明白小無可疑而但屍帳
剝破之事極為重難然[illegible]討[illegible]會[illegible]令奸細之[illegible]漏
可、竊匿而當初漢城府刑曹堂上郎廳許多官員中必
有詳明解事之人何無一人覺察其不難知之文書奸狀而乃至
於以誠逼人致死論斷而已也極為可怪而不可曉且夜間自己
打殺明白先為發狀請檢似不近情以此觀之則雖謂之疑獄
可也但最後京畿官司三檢狀無一字及於自縊而以實因捧毆
致死懸錄則揆以法例雖免償命之常刑於喪一酗酒作亂
之狀羅列於各人之招終不可掩況乎殺人之獄當以檢驗屍帳
為準而四屍傷處如是其分明皆以實因逢打致死懸錄將

何說而得免殺人之罪也但初無讐怨之事而因一時纖芥之
憤乘醉妄作以至於此渠亦不免覆沒幾死之患若謂之謀故
殺人則似為寃枉而以渠狂悖無狀之故無辜殞命者多至九
人極為痛惋鄭時雄種種罪目多出於下人所訴雖御史亦未必
盡記其必然之情狀而大槩貪縱暴虐衆口同然罪犯贓汚似
難以若干次數刑訊而遽為饒貸柳淳聽人指嗾以無形不測之
說構陷大臣無所不至此實古今所未聞凡在瞻聆莫不痛惋
其傷風敗俗蔑國綱兇悖陰惡之狀不容不嚴覈而重治之以杜
後來奸邪鬼蜮之患但渠既藉稱以病風狂妄喪心之人妄為陳
疏云云則渠已承服矣雖犯死罪以下累蒙宥旨而此人猶在訊
鞫之中未知於法例如何慎靖所咀呪致害云者即臣之同姓六寸
弟況悖誣父子事也雖非法當相避而係干家門之訟臣不敢
循例獻議竊念雖知者獄情難察者獄辭臣本空疎之甚許
多各人推案聱然者乃何能懸斷得宜乎唯在有司監臨鞫究
明慎不濫而已判中樞奇自獻議臣有病不敢獻議且柳淳事

乃係臣綱常之事何敢獻議於其間伏惟上裁大臣之意如此
敢啓傳曰依啓朴震一鄭時雄今方議處柳淳構陷大臣以
綱常極惡之罪固當治之以綱常之獄不可輕議更加嚴鞫得
情○傳曰王后考妣忌祭及四仲朔等祭官給祭需明有法例
矣恭聖王后考妣祖考妣守墓軍及祭需並依法典定式舉行
事言于該曹○司諫院連啓金玄病更鞫南瀓威改正刻啓
傳寫及林淑行已無狀一家之內顯有悖戾之行不可齒在衣
冠之列請命罷職扞城郡守宋康亦以貪饕之人方爲守令付
重被臺評見棄久矣況今年紀衰耗關防重地不可付諸如
此之人請命遞差本及以嶺東稍完之邑付諸貪饕武夫之
手殘敗已極其代以聲績表著簡人各別擇遣答曰金玄
病因推已久竟無其實不可又拿鞫宦色吏先爲拿問南
瀓威賞非濫矣不允林淑宋康事依啓

庚戌十二月十六日丁亥

傳曰國朝寶鑑內藏無定數有處募購以入事言于
該曹 ○司憲府啓曰檢閱李潤雨爲人邪妄以侮辱大
賢爲發身之資秉筆之任不可付諸此人請命罷職不
叙 潤雨嶺南星州人也一自秉筆之後黜惡與善極其嚴明
故已忤於媢嫉諂佞之輩又任奕悖惡人也不含天顯交相爲讎
兄弟三人分朋角立排擯朴瀰甚於仇敵潤雨痛之以得罪
倫紀見棄公議傳擧爲持平韓纘男所劾纘男即奕之同
黨人也 ○恩津縣監洪汝亮爲人輕躁處事顚倒刑杖過
度民受其害請命罷職木川縣監尹僖爲人庸劣尸居
其官吏緣爲奸民受其弊請命罷職答曰並依啓 ○號
牌廳啓曰號牌元事目曾已啓下而其中木牌以紙糊付
則人心歇看仍刻牌面還納于官査驗烙印以給且牌背
面書大年號其下烙印且私賤牌面並書主名且統內連坐
出入行狀閱律譏察等項並刪去事前因本廳及大臣啓

辟允下且幼學三醫司勿為身長疤記只書容貌年歲事亦因渠輩上疏覆啓允下故允事目付標且加設戢牌面並不書爻戢根因則必有混同雜亂之弊並書根因為當敢啓傳曰知道

庚戌十二月十七日戊子

大司諫李甯瞻啓曰螻蟻微臣萬死之餘得保今日聖恩罔極不料新命又出望外驚惶隕越無地自容頃者叨忝試院知有相避舉子其於出題監卷對讀之際辭避不與隨例備列不能盡職之罪臣誠有之臺評若為此而發則臣亦無辭第以女壻查頓叅榜之故臣之姓名至出於諫官引避之辭臣之終始遠嫌命官左右之所共見知臣何敢自辨但臣有若無罪者而偃然行公實所未安於心兼有賤疾累次呈告稽謝恩命臣罪大矣況此諫院之長尤非如臣駑劣有所可堪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盡職 退待物論 史臣曰甚矣甯瞻之貪饕無恥縱恣罔憚也是非不明臺評雖近公論尚嚴衆憤未洩則罪同倖漏之人固當退縮之不暇而偃然自明晏然呼唱是雖不恤人言於心自不愧乎○正言南以俊啓曰臣伏見大司諫李甯瞻引避之辭以當初叅試院未能盡職而出於諫官引避之辭云云臣於其論既發之後冒

忝論列之中何敢偃然處置乎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
退待物論 ○禮曹啓曰以移御之意告廟事議大臣收議入
啓傳曰允實錄考出時凡干應行之禮更爲詳考諦之事傳
敎矣告廟吉日令日官推擇則今十一月十六日爲吉云移御
吉日曾以今月二十五日擇啓矣日期不遠實錄所載必須速
爲考出令春秋館趁速考啓何如傳曰當此嚴冬冰雪之中
遷徙不安移御吉朔待明年推擇擧行告廟亦隨時爲之
○義禁府啓曰罪人金直哉已爲自現因禁罪係綱常緣申
應廚例三省推鞫何如傳曰議大臣定奪 ○以宋諄爲大司
憲李時言爲同知趙希逸爲獻納洪霙爲文學權準爲
刑曹正郎李慶傳爲正言鄭存誠爲恩津縣監宋惟諄
爲木川縣監宋爾昌爲新寧縣監 ○右議政沈喜壽上劄
辭職答曰省劄深用缺然當此之時卿何遽爲辭退之計乎
安心善調以輔寡昧

庚戌十二月十八日己丑

傳曰韓孝純以先朝老從病重鄉曲云菜餌食物該曹給事

下書于當道監司○備邊司啓曰近來海防之事置之相忘

之域各鎭浦邊將亦多以庸劣之輩苟充塡闕爲大將者或

不能清約自律而捺來不支募集士兵多就流散入爲於軍不

堪侵漁弊端日滋軍器益深備禦疎解無不寒心誠爲有

慮本司堂上張晩既受句管之任開春下去巡歷則必有試才

澄汰之擧矣但防汎臨迫變易將領殊非得計令統制使水

使兩道觀察使遍察該道邊將才器能否及持身淸勤廉

濫之迹一一具錄各自啓聞以憑處置且將亂後熟諳舟師才

堪將領之人開坐啓聞本司覆試令該曹隨闕差送似爲便

益此意行移于兩南觀察使統制使水使處何如傳曰允○

司諫院啓曰大司諫李爾瞻正言南以俊並引嫌而退終始遠

嫌人既見知而疾病之來自所難免隨聞論列亦是諫職之

當然俱無可避之嫌不可以此輕遞言官請並命出仕答啓

金去病拿鞫覈實譯友南胤咸嘗加改正答曰依啓金去
病徐當審處可矣南胤咸不允

庚戌十二月十九日庚寅。

司諫院請其討使金去病更鞫譯官南瀜咸賞加改正不允○正言南以俊來啓而兩啓皆甲其請也答曰不允之意已諭休煩可矣史臣曰重其臺諫嚴贓法所以廣聰明而懲貪污也故以臺臣論贓吏人主亦不得私焉今者諫院之請鞫去病實是張國綱而泄衆怒時閭已久兪音尚壅臣恐自此公論輕而臺憲章墜矣非特此也從其臺諫以武夫爲言者 王必牢拒不納豈徒有從如流之美人或疑非清明之德美○全羅道監司尹暉遞歩時慶以病乞免上以方伯任重不可輕改不許至是又上疏辭焉從之○大臣請號牌先自士大夫依其限佩持以爲中外人民之率 上不許是時廟堂力主號牌之議上勉從而心不快遷延退托斬緩其限大臣以爲憂乃啓曰號牌之事令出已久而外方守令或有以爲我國似此號令終無必施之理任他遲延不即擧行及到近日知其必不至中廢始捧成籍臣等亦慮其各道許多人民不無未及整頓之患故

退定其限四月為期今聞諸道監司暨列邑守令着實
奉行處則幾盡就緒至於京師户籍造牌等事亦幾
完了是以頃將士大夫宜先佩持之意申禀睿斷而自上
有四月佩持無妨之教王言一下人心必疑其中止不及整頓
之處未免解緩以前之弊若是則四月之限亦難保其必
及誠可慮也况京師四方之本而士大夫齊民之所具瞻者
也宜使京中士大夫依前限佩持以為中外人民之先俾四方
之民庶知國法之必行而不敢生心前却上曰四月佩之可矣史
臣曰法之不行自上始焉此所以啓異議也○校書副正
字李重顯上疏請嚴祀典上外亦嘉獎重顯咸鏡道
端川人也以校書正字入直香室目見祀事之廢墜且自上
臨御以來雖宗祀大享傳香署押必使承旨攝焉重顯慨
然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故古昔聖王莫不以祀典為重
經傳所載臣不敢一一煩瀆我朝之特置香室於闕內以典
香祝者良有以也盖香者降神之物而祝者通誠意於神

明者也則國之大事固在於祀而祀之大事又在於香祝一有
不盡則於人主恭承宗廟之意豈不為一大恨乎恭惟我先王
四十年主祀社稷宗廟罔不祗肅自非玉体愆和則未嘗有
代押之時而祖宗朝亦有親臨香室躬自校押當時盛事至
今稱說臣於此益知能事之嚴而至尊之敬謹無所不用其極
也臣之入直三十餘日矣冬至臘享兩儀忌晨受押之舉大凡
有四而例下代押之命豈殿下奉先之誠有所未至而然也誠以
在疚之餘氣力未復雖欲親押末由也已臣非不知此意而以此
進言者至尊之諱固非臣子所敢書而祝冊之中又有祖宗廟
號徽號於是焉在則又非中路之所可滯者也今其稟押之時
奉以香車安排於差備门之外待命之際動延時刻吏走肩奔
走於前後隸僕出入於左右行塵之所揚衣袖之所拂典掌之
臣拱手奉之隕心慄作及其命下又非親押之教則奉還祝貼
還到香室授承旨以書夫祝冊所以通神明格祖考寓誠敬
伸奠獻以基無疆之福而空行空返留滯中衢以涉褻慢

之境此臣之所以恐懼悼慄而不知已焉者也至於傳香則又
有一說焉香祝既奉於差備門外然後請承旨告以傳香則
承旨雖即來詣獻官執事或未及到不得已遲延以俟其畢
至乃得傳焉當此之時巍然香卓御彼中途而行者過者奔
者走者畧無敬畏之心至使巾函受塵床卓蒙垢夫御諱已
填於祝冊紫檀既盛於香櫝裹以紬巾香祝為一而封頭之上
又有御押則敬謹之大宜無過於此矣遲延慢忽不敬若是豈
非殿下之所宜惕然懼也臣願冊祝之押宜自聖手或有不得已而
代押則當於單子啓下之時豫降明旨俾無祝冊到宮門空返
之弊其祭官之受香者亦須申明時刻使免遲滯不敬之失則傳
香受押庶得其依而殿下之誠敬由此而益彰矣大抵香室乃
莫重之地而亂後庶事草創祀典亦缺如祝冊封香等紙及緇
黃幣帛自該司進排者或不能整齊或不能先事豫辦以至
室中凡具莫不虛踈使至敬之地反作褻慢之資臣竊痛焉
臣以微末小臣冒昧陳達固知罪不容誅而耳目所及不敢自

教

隱於君父伏賴聖明恕其狂僭特加軫念使一室之內儀章度
數煥然一新則於國家明德恤祀之義未必無少補耳疏上答
曰省疏足見有懷必達之誠深用嘉焉予當留念因下教于該
曹曰此疏中麥押一款自上當量處其餘如有議定式例自該曹
回啓厥後傳香署押命攝猶存○上命該曹申飭中外督出
處女年自十一歲至二十歲捧單子以上上以內戚不備將選入
後宮飭中外士大夫有處女家並書啓以聞士大夫多隱蔽而
不出傳旨詰問者僅二十人上親臨揀選使近于方或使之進步
或使之轉盻多有褻慢之事無復以禮之意矣然無可於上
意者於是下備忘于政院曰近來國綱蕩然慢上之習日甚淑
儀之選是我國舊典宰臣朝官暨兵守令非無處女而皆
欺瞞不出互相蒙蔽予亦有耳豈無所聞終若牢諱則必鞫
問其家長繩以不敬之律令該曹更加申飭中外寬限督出
處女年自十一歲至二十歲捧單子以上京中則二月外方則三
月為限○議政府左議政世子傅鰲城府院君李恒福謝病

乞遞不許 ○長淵縣監俞好曾棄官歸本道觀察使崔
東立啓聞于朝 下吏曹罷黜 崔東立為方伯有風力 先是
安岳郡守趙國弼 柳自新之婿也 貪贓鄙劣 冠於三百州 佩
印後者亦後 專制之臣靡權伏勢 莫敢誰何 東立覽舉之 初
條列罪狀 啓聞斥罷 時論快之 ○刑曹請申明刷還之法 從之
先是 經筵官張晩以刷還一事 申明舉行之意 累陳於筵中
上下其議于該曹 該曹覆題以為刷還之法小緩 則人無顧
忌 邦綱無以自振 從今以往 本道監司及朝遣御史新到之付
如有不見者 一一馳啓 並罪章奏之人為宜 傳曰可 ○刑曹請亂
倫人應箕窮訊得情 以正邦刑 命議于大臣 須日別舉有邊
應箕者 詐稱故判書邊協之子 冒赴武舉 主試者覺之 移法
曹按罪 刑官以為故判書邊協亦非無識之人 如有自己所生
必無不子之道 門中諸族亦無不知之理 而應箕冒稱宰相
之子 以為免役之地 且利邊氏無子 以窺他日財產 亂人大倫 凶
悖極矣 宜窮推得情 以正常刑 上曰 議大臣以啓 史臣曰 父子

人之大倫而至於冒屬亂倫大矣亂倫之罪國有常刑特下議啓
之命議以決疑不疑何議欽恤之意雖美而典章之墜亦可
憂也

庚戌十二月二十日辛卯

司諫院請更鞫贓吏金去病從之請改正譯官南凱咸新授加不從左承旨慶傳來啓金去病貪汚國人所憤王法君在亰何之鼎可以再設於今日而就命來幾曲蒙恩赦再鞫之後旋即放釋何有於一武夫而容庇若是棄公論而墜憲章哉去病富於財者也〇司憲府請遞工曹佐郎柳植司饔院主簿盧景立左右捕盜大將推考光陽縣監尹三樂孟山縣監李敏復罷職從之司憲府啓曰應宿之職其任莫重不可人人而冒授近來該曹專不擇人工曹佐郎柳植素無名稱濫叨郎署司饔院主簿盧景立除授之後歸在鄉家久不還仕請並遞差近來京城至近之地明火之賊殺越之變比比發作至於街路之間殘害性命棄屍相繼而捕盜廳任其恣行略不譏察事極可駭左右捕盜大將請並推巡邏措捕等事亦宜申明光陽縣監尹三樂到任之後專事剝割使新設凋弊之邑日就殘破孟山縣監李敏復爲人庸劣尸居不治吏緣爲

奸民受其害請並罷其職尹三傑之代以慈詳有聲績人
擇差以遣並從之○掌令申鑑遞以病呈告也鑑禮曹判
書欽之子也凡庸駑劣又經於文墨比諸其兄恬靜敦厚文
雅才望冠一時者不啻若猪龍故時人謂之孽子前爲鳳山
郡貪贓無藝人皆鄙之以斯人而責之糾正百僚振肅頹綱其
可乎哉○備邊司請慶尙道三處召募軍復戶安撫事曰前
先是慶尙監司李廷臣以召募軍復戶啓請于朝上下其
事于備邊司備邊司以爲慶尙道三處召募之軍幾至千
六百餘人積年募集今得成就若使渙散誠爲可惜姑依本
道觀察使馳啓仍前復戶安撫勿侵似宜上從之

庚戌十二月二十一日壬辰

司譯院請改正譯官南流咸賞資不允○司憲府啓曰祖宗朝設官分職自有定制固不可輕變況今經費板蕩危官額可減而不可加而近來爲立名號加設剩官殊非立法本意頃因華使供億權設戶曹正佐郎各一員稱爲調度色已極爲焉華使西還已至五朔而尚且仍存尤爲無據請命革去扞城爲郡初非地要防緊之處別無特急團束之事而頃者賊臣當朝諉以操鍊差遣武弁使嶺東完邑日就凋弊又尋遣保障之意請以文官有聲績人擇遣答曰依啓扞城郡守既兼助防將則不可以文官差遣○曹偉進國朝寶鑑上賜貂皮以獎國朝寶鑑我祖宗朝書也自上求見曹偉適有家藏上之上曰得見祖宗寶鑑全書深用嘉悅因賜貂皮偉時忝右承旨偉以永慶餘黨托婚戚畹故尚攄情路頃以主試用私重被論劾臺評雖停國言未已乃敢偃然翱

翔於迨窓他士論議以無耻

庚戌十二月二十二日癸巳

司諫院請改正譯官南瀜咸新授賞加從之○司憲府請扞城郡守以文官差遣不從請利川府使李世溫獻陵叅奉鄭民秀羅瑊、我繕工主簿申景遇東部主簿吳允慶遞差並從之○義禁府請罪人直武三省推鞫上特令禁府先鞫金直武文科出身者也悖惡無道亂初父死賊兵肌肉未冷托以復讎言私自起復衣華食味往來江華等地宰牛畜女以自娛綱常大悪覆載難容頃者憲府請啓拿鞫而風聞失實至曰烹父之日晏然食肉侁視其母棄諸他處此則言者過也以是人以爲冤渠亦有辭直武聞拿命自就金吾刑官以爲罪關綱常請以省鞫上命議于大臣大臣皆以省鞫爲宜上曰先令禁府推覈得實狀然後三省鞫問○備邊司請以司果崔晛稱本司郎廳巡審南方傳曰可初備局請舟師句管司堂上張晚從事官一員稱司郎廳先遣于南邊使之規畫邊務准可至是

又啓曰春節已迫召集流民設屯耕農巡審移止以圖防汛
一日爲急而第此事非諳委南事竭誠奉上者雖責以成效
而措置號令之際或不無生弊於列邑司果崔晛家在南中
熟知民情且多誠懇允合是任而方參謀佐討以是爲難閫
佐討以爲役此同是國事移送無妨云崔晛方在善山地宜委
以是任移文該道使之上來指授事目因爲發遣上從之○命
擧優老之典京畿監司尹昉請恤畿內老人故有是命○命
傳香行於視事廳門外因李重頸上疏禮曹承旨曹倬啓曰
平時親傳香行於思政殿鳳橋前承旨攝傳則行於仁政殿鳳
橋前今則時御所無殿庭行禮之處乃於差備門外路上果悶
之地爲焉而行請從今於視事廳門外設帳幕以行傳曰可
○有政吏曹請侍講院官員並擬相避從之時參議朴彝敍
壻尹知敬爲說書日久將遷司書故有是啓史臣曰相避祖宗
之典有司奉法之反而欲售循情之滑手無陳並擬之曲請其
蔑成憲操君上之罪大矣○以議政府領議政世子師李德馨

此下諱八字塗此以小註書之

爲嘉禮都監都提調李德馨器局寬厚才華俊逸弱
冠登仕歷敭淸選至盟詞壇專制文衡未及强仕之年遂登
台鼎而且不失令名世稱賢相但無經綸大才可秉國鈞而不能
有所施設持祿保位而已然知時事之不可爲每上章乞解辭
之以誠常欲奉身而退其賢矣乎○以行禮曹判書申欽爲
曹判書黃愼知中樞府事金尙容爲提調安昶柳希發趙
濈李景嚴黃敬中李芬金尙寬尹安國爲郞廳申欽文
雅才望冠于一世溫恭淸愼得於天性處富貴如寒士避權
要若將浼婚連王室而人不爲嫌世尙傾軋而人不得疵可謂
君子人也但有避事之誚黃愼剛方正直溫雅恬靜卓然自
守威武不能屈昔年奉使屢遭恐劫萬端而辭氣不慴卒全
關雅終服醜虜之心不辱使乎之命非素所蓄者安能若是
及持邦憲掌邦財亦有振肅調度之稱金尙容正直不撓曾
在先朝以言得罪栖遲於州縣及王即位數歲中超遷至
正卿亦感屬之故也然士人也交通宮掖則知恥而不爲以此

辭遞

士論多之柳希發自新之子也立朝未久善惡不著而但
以椒掖至親出入三司恬不知避猶恐後於人可知也已李景
嚴好閔之子鹿粗多氣黃敬中賊臣遺孼朝右儉人李芬
以儒為名外多修飾質羊而皮虎者也○以吳允謙為戶曹
參議尹讓為司諫從司諫李德泂為副提學尹知敬為司書
朴鼎吉為修撰柳穡為掌樂正吳允謙溫厚恭謹端方
愷悌居家孝友莅職清勤為一世搢紳所重尹讓當西人賊
用事之日能獨立敢言劾大來禽獸之行言雖不行士論快
之李德泂希奮之友也無以未望受點為人以溫雅而無骨
鯁蓋婿悅之輩也柳穡永慶之孫也當[illegible]用事人皆望
風諂附而能[illegible]顯要高翔[illegible]其奇人也哉○以李睟光
為禮曹參判張晚為同知義禁府事柳公亮為黃海兵
使李睟光端雅恬靜且有翰墨之才張晚有吏才屢受方
伯之任○以羅州牧使鄭經世為全羅道觀察使[illegible]
為水軍節度使[illegible]鄭經世嶺南人也在柳成龍當

辭遞

致祀盡　及王

事之日驟秉銓權年少氣銳唯以植私黨排異己爲己任
及枉被惡名剬戕忤黜郊居屛迹靜處謝事但以讀書爲
樂大肆力於典墳餘十年矣其文章識見前後二經世矣頃
者至上嗣服之初朝野想見至治賓國家安危之機天命
向背之秋也而自上遽下吏判加望之效竟乃引私昵置東
銓以亂新政邊遁訣望識者寒心當此之時身都廟堂職
在臺閣者緘粥畏縮袖手旁觀不敢出一聲以喘息以忘君
保身爲良圖經世乃以州縣遠臣敢抗章直斥盡言不諱辭
意俱到慷慨切峻群小落膽士類增氣使滿朝食祿者知
事是君盇恥之可恥上觸天怒下忤權貴禍將不測賴大臣營
救得免至是自羅州牧使陞拜是職上意也是知風霆無竟
日之怒日月有皆見之美矣○以韓孝純爲行上護軍尹暉
朴燁爲行副護軍崔有源爲副司直孝純庸鄙陋劣受
制悍妻尹暉貪佞朴燁殘暴暉鄙夫而燁酷吏也哉崔有
源矯情沽直形迹不正昏夜出入於希奮門下以此有上眷然

生養死葬極致其誠○以趙戩爲掌令

傳曰

庚戌十二月二十三日甲午

命以左賛成朴弘耉爲嘉禮都監提調改金尚容

專管封陵役○下備忘記曰祖宗朝實錄所載世

子嘉禮時賛成一員爲都提調今亦依此例爲之金尚容

當管封陵之役此都監提調改差且嘉禮都監以時

在侍從有名望人擇差金尚容方爲繕工監提調故當

管陵役故也○豐川副令景雲獻北居奴三口以補邊戍

命該司論賞時朝廷方專意北邊公私賤隷皆編行伍

豐川令景雲上疏曰臣宗戚末裔衣食於恩波中尋常

感戴無報答無路今聞北道私賤來編軍伍以實防戍此

正臣子助邊之秋也敢將明川居奴三口以進欲補涓埃伏

願殿下下有司裁處疏上○命該司照例論賞○傳全羅

道沿海列邑遂朔搜討先是海賊出沒於沿邊郡邑有

一邊將辭不肯事遂致敗衂○邊搜討因此而發自正月

望後至十月望前各官各鎮砲射格整齊逐朔入島初一

日而入十五日而還十六日而入三十日而還鱗次相續
緝環不已雖當農節亦不得息緣畝丁壯長在海上
沿邊一帶民怨日滿本道觀察使尹暉馳啓曰爲此小賊
困吾生民是豈計策之善者乎明春爲始停罷此後使各
官各鎮一依前規各自搜討若於所管地方賊船來現而
不即追捕論以縱敵之律斷不饒貸且令右水使武虞候
風和之日大舉搜討兼習水陣似爲便益上下其議于備
邊司備邊司亦以爲宜傳曰可海防等事十分留意着實
措備○王命該曹復戶宦官崔宦官李宗輔上言請復其戶
冒法干恩也下其事于該曹該曹以爲法令之行當自近始若
因此內侍輩旋即破壞殊非官府一作之意事甚未安堅執
不從王判曰復戶事自先朝行之久矣到今日何敢多手前而
盡革之乎該曹堅執已經歲月今後依舊例施行勿爲更啓
史臣曰人主作天建極必若日月之無私照可以權萬化而致至
理故官府一作之說先賢以爲有道者言今宗輔刑餘之賊者

也度支有司之尊者也劉宗輔之倩私而户部之啓公乎然
而屋漏幽隱私意一萌則内外之形既立親疎之分遂異乃至
於曲庇刀匪之隷峻斥奉法之論抑揚與奪之意見於辭語之
間終乃引先朝為辭嗚呼我先王燕翼貽謀垂裕後昆者夫
豈容於右一宦寺藥事雖小所係斷大隱微幽獨之中縜私一念
若不克將去臣恐以此私而親近習宮妾以此私而先私昵戚
畹以此私而害容悦以此私而遠正直終至於國非其國也

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乙未

還

冬至使先來譯官權克中管押使先來譯官朴庚生還自京師冬至使俞大禎副使鄭士信馳啓曰賚去琉球禮單適値其國使臣毛鳳儀親自傳授把參奏文例下科官送于禮部已爲題請准許臣等將於初四日離發帝都矣○謝恩使李時彦副使韓德遠馳啓曰查訪一事臣等入來之後即令譯官另給人情使之查出而景泰元年賜給晃脹一節先爲考出各年覲例今方查一考矣大槩謝恩一事已爲完了而漂流押解受勅事方爲留待發還遲速時未的知矣○管押使辛景行馳啓曰臣等在北京時聞皇上自十一月十七日聖候未寧逕臣問安則司禮監傳內閣聖諭曰覽卿等問慰朕知道了朕自夏及暑濕七月遍作生瘡數藥過多昨日聖母親至朕宮俯視朕甚加調攝親承慈訓見今服藥調治特諭卿等知悉後二十二日四日間證候似重近日則因進藥小差云矣王覽此啓以備忘記傳于政院

曰皇上未寧云聞來不勝憂悶自古國無可爲之事乎問乎
大臣以啓○徵諸鍼醫金榮國金澂金龜祥等于京師
蓋欲待春和更鍼也事夫内局請金澕居金榮國沃川居
金澂居昌居金龜祥等下諭于三道監司給馬上送從之○
春晴太白見巳地
書

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丙申

司憲府連啓請汴城郡守以文官差遣不允 ○司諫院請

停罷號牌以解倒懸 [illegible]請韓僑民[illegible]郡監李纘

光陽縣監李安直熙川郡守許遷武英陵參奉韓俊敏并

罷職[illegible]漣縣令具德齡罷職不敘 答曰依啓號牌停罷

事徐當發落是時大司諫李甯[illegible]獻納趙希逸正言南以

俊李慶偉也其啓曰國家亂後紀綱不振版圖散渙兵籍藏

耗號牌之舉固是急務第念今不以本民多不役或稍有根着

安土重遷自願屬籍姑息爲計或本無恒產惟懷避役轍

家破業挾老挈幼轉輾流離絡繹不絕遠竄山藪深入海

島如避兵火猶恐或後愁歎之聲盈路徹天氣象慘惻

聞見不祥或資其文卷輸其貨賄寅緣投托傾爲臧獲坐占

良民潛匿叛奴權勢之家亦爲淵藪或世家末裔寒門士

族甫及成童咸隷閑丁容貌疤記無異雜類貴賤不辨名

分掃地或無知之輩奸細之徒謀免閑良僉圖屬處忠義忠順

繼

生徒奉足一切歇役待同色吏隨顛行賂各有定價貪汚守
寧因時射利校籍書名至或受布大小公濟寧多虛冒奸弊
之弊職此益甚議者謂此法一設叛奴自現而因其托迹假作文
記真贗莫辨獄訟大起議者謂此法一立民無漏籍而欲
逃賦役既失其所鼠竄狙伏非我有子萑苻潢池將為巢
土議者謂此法若定民心自定半途而廢只長頑習而邦
本不固內外騷然刃殺監官箭射衙屋禁綱廢蕩何能
糾慝刀鋸試設不可殫誅議者謂為兵餘丁歲收一疋姑免其
役民必便之而寄寓他土本為避役既被抄括終必潰散平安
一道惟賴入作欲渡鴨江潛處越邊嶺右諸邑專仗流民
散云相[illegible]閭里空虛法行勢雖比他尤甚然則此法之作廟堂
獻議兩司署經科條纖悉舉措重大纔有拘掣似難中止弊
端猶生瘡痏百孔謀之不臧悉歸於上假曰良法豈可強行
雖曰可行何必此時一部周禮三代備典施乖其方用非其時
反致壞亂貽笑千古未知此法果合時宜其在先朝旋行旋廢

今日之舉豈獨無弊且臨御之初適丁多事陵厲之後華
使供億皆辦於民膏血已竭勤恤有教聖慮常軫宜惠設施
弊瘼將去此法之設人心遂搖魚駭鳥散國勢岌岌乎遺之
氓若再經亂折索失馭固難寧輯安撫之術適足擾害
濯熱救焚豈容小緩況今春節既回民靡寧居耕作之
事必至廢輟既失所天並起為盜及其難圖反損國威
因法作盜往牒攸誡若後此機悔將何及伏願聖明斷
自宸衷亟命停罷以解倒懸藍浦縣監黃緝以年少
武夫不識事体凡所舉措率多乖戾加以政令顛倒民受
其弊矣立察訪韓信民素有悖戾之行不容於人久矣
及授本職人皆嗤鄙光陽縣監李廷直用心無状謀陷
同僚及發臺論反辱言官物情莫不駭愕順川郡守許
連武弁為守令時貪饕無厭剝割為事及授本任行虐
尤甚如此之人不可一日在官英陵參奉韓俊敬本以無賴
之人不合衣冠之列而及授齋郎人皆駭異請並命罷黜

碧潼郡守具德齡家行悖戾不甚人類久矣及授本
任物情莫不駭憤請罷職不叙皆從之○號牌停罷命議
于大臣○停各道安撫使須日大臣以號牌之故民心不定請
遣安撫使巡訪諸道與民接董更悉至是自上有當責
方面之臣安撫使不必發遣之教故乃啓曰初意各道不能無
勤慢之異者且不無錯誤處以致騷擾故差出安撫使一以
開諭齊民一以董檢列邑今聞各道成冊幾盡就緒如慶
尚道流民兩西入作之類本無根着遷徙無常亦已釐頓云
他道可知安撫使之行姑爲停止只以啓下事目爲先知委於各
道專責於監司使之一依事目必於農前竣事俾民得以專
意農作如有尤甚慢不擧行或不依朝廷本意侵責致擾
處因遣安撫使檢飭宜當但各道之事雖已完了之後畢
竟發遣京官一番行查似不得已祖宗朝亦有此例待事
完臨時裁稟處之上從之○禮曹請傳香行於差備門外淨
處傳曰可前者政院因李重顯上疏請行於視事廳門前至

是禮官以爲若行於視事廳庭不則渉於內庭差備門外近處
擇淨潔之地行之爲宜從之○宣惠廳請江原道正供依嶺南
作米以除民弊王不從先是宣惠廳以江原道貢物作米之意啓
禀自上特命勿爲擧行至是本廳再啓曰伏見宣惠廳江原
道作米啓目判下其欲遵守祖宗典章只除其民弊之盛意
至矣盡矣臣等亦非欲務爲變更施小惠而忘大本也祖宗朝
任土作貢之法非不盡善法久弊生中間爲私主人刀蹬之資
本色輸納例見點退求布充給其來已久此則祖宗立法本
意一變而爲私主人之弊矣大典禁防納條凡貢物防納者
朝官永不叙用庶人全家徙邊其法非不嚴矣而利之所
在莫重於防納放射利之徒徃受各官米布代納本色而又
憚於自納量分其價給與本司下人使之納官此則祖宗
立法本意再變而爲防納人之弊是以貢物價米布之出
於民者什之五六入於防納人之手什之三四歸於私主人之手什
之一二以充國用出於民者無有紀極而盡消於刹窟民日益

困國日益貧古今天下安有是理若以弊之尤甚者而言之掌苑署所果係是供上之物而皆是本署下人道中所産處而貿備應納一箇之梨柰直綿布一疋一斗之銀杏直正米八十斗擬此一端民之被害於貢物而不聊生已可知矣國家大本在於民生而民不得支國家臣弊在於防納而弊不得除此不得已爲作米之擧也從者民間多出價而貿納者是防納人也今者民間小出價而貿納者是宣惠廳也貢物色目非有裁損只是減捧其價給與私主人備納本色而已與其利歸於防納無寧弊除於困民此豈是變舊章者乎自上即祚之初宣布德意務除民瘼號令諸狀然聽聳動群議皆以爲若欲祛瘼除弊則無甚於變通防納之弊者以作米之法先試於京畿將以參酌終頭之利病而漸及於各道矣此事一施群民歡欣而中間失利之徒胥動怨言成雷漂山雖以天日照臨之孔昭在下之情態豈能遍及乎若因此輩橫議而任他奸濫則民間巨弊更無釐除

之日蠹民養奸其害滋甚此豈祖宗典章本意而王者
便民之政哉畿甸之民既以此為便行之無弊適因江原
道士民等遠來控訴而作察使諮詢啓請觀察使採訪
參酌謂本道從後之煩困倍於他道與京畿一體施行可矣
累次往復論難而為公事入啓矣今承勿為舉行之教本道
之民已聞朝廷德音願望半年冀觧其倒懸之急而今又遽
寢其令民間之缺望有甚於前日而無以少慰其心一失民心
豈不重乎今日從民願而行之他日見拘碍之弊而改革自
合於帝王隨時處事之宜有何難處之患乎當此困民
咸仰朝廷惠澤之時只此一事令出而不得施則前後革弊
之言終歸虛具臣等竊恐蔀屋之下咨嗟私議而所損
者甚大也前事之處置非獨係江原一道之利病而已請係
本廳公事施行臣等言不盡意此三公議也答曰啓意知
道但自古有國者皆任土作貢其意豈偶然哉今也欲救
末流之弊而不為正本之策廊廟諸臣親行捄刹之謀謨

無所傷朝廷但當整頓綱紀申明法典痛禁防納主人
之弊習而直以土產使之上納可矣古人凡有作事必謀始慮
終寧一國而作未嘗經遠之道哉畿甸之外斷不可漸及他
道鄉等吏為講究一依祖宗朝舊例施行盡革一再變
之錮弊也史臣曰成賦中邦任土作貢王政之經也故織縞綠
枲之篚齒羽毛齒革之貢隨土之宜古之制也而我祖宗朝亦然英
廟光廟聖繼神承崇儉黜奢謹度貽則則為王府之有無
道曾孫變古創新舉一國而修一己用厲于斯民燕山之政
荒矣暨中宗大王代暴以聖政宜大革而當時權倖才議
下未遑於斯焉因循歷于茲歲迄百矣斯民之不聊生於壬
辰以前者亦以是也嗚呼今之時國勢何如也生民何如也國
可謂殆哉民可謂困矣而乘輿之奉宮室之營凡悅耳目娛
心意者比于前有加也宜吾民之瞻天變頌曰不我撫也當
此之時號曰大臣而與吾君圖議國政者宜格非正事端
本澄源去偽即儉離靡就約窒九重內多之欲制度邦

惟正之貢大本既立然後提邦憲飭有司懲奸糾慝尊
主庇民而計不出此徒以立一法救一弊以塞徑邦國與民生
之責廊廟可謂空矣然其意則恤斯民也其策則利斯民也
猶賢乎已試可是宜而失利之後胥以近似之說因緣窟挾
以惑上聽雖以聖明之在上而亦不能審利害斷然行之
使廟堂入告之猷竟為奸細輩所撓如是而可以為國
乎○命收削科人紅牌火之王以削科人紅牌處置事問于
該官該官引前例請收以火王曰削科重事也應行之事
該曹所當即為舉行下問之後乃以依此例為之後緩來啓
國綱之解弛此可知矣致使察之以此吏曹堂上待罪色郎被
推○王以進獻把蔘命該官申飭進獻人蔘中朝許以代
把蔘本朝因謝恩之行奏請故也王下教于該部曰進獻人
蔘代以把蔘似為幸矣但我國之人好生奸巧若或創製造不
精致有一毫未安之事則雖置極典難贖其罪此意十分致
念嚴飭為之○命該曹譯官南胤咸寶成徐揆○掌樂院

請禁工司衙門妓樂宴送之弊上從之時以進豐呈多衆
妓樂于京師既非禮也公卿士大夫又有甚焉唯耽樂歌舞
是事淫醜之風日滋典樂之官以習律集堂而工司持牌若
紛然沓至左提右牽空院而後已該官入啓請禁前後不
一而慢君命遂私欲之習猶夫前也不以此而動一毛矣至是本
院陳啓以請禁斷上曰此事前捧承傳又於筵中諫官啓
之而禮曹則以掌邦禮之官尚且不念豐呈大禮猶踵謬
習極爲非矣今後一切矯革如有違令者入啓處置○齋
自獻工劉乞賜沐于平海地王許之命給馬自獻方爲判
中樞府事須以左議政重被臺評削職黜送累年廢棄
往來湖嶺及復牒之後三上疏以試王意繼而北上來陳
劉自列托以辨明謀起大獄[redacted]王洞燭情狀抑而不納竟
不得行胷臆將卷而南歸稱有疾請給由使之沐浴于
江原道平海地溫泉王以冬寒不許海上劉曰淫之風疾既
處左邊手足不仁常如入水雖冬月以溫水則非如氷川之

浴久久溫暖必見功效與其坐而自至於全然不收無寧
往浴而望其差歇故不得已欲為往浴伏乞聖慈亟許給由
使得數月往返幸甚王以備忘答曰省劉知卿情事好為往
還因命給由馬○咸鏡被擄人金寧等自賊中出來觀察
使韓浚謙啓聞于朝各還本處浚謙馳啓曰穩城府使玄
楫牒報于臣曰鍾城人金寧劉石乙伊會寧芿叱福慶源
人劉行連本府人金福失等五人今月初四日來投于府城
下使人納進于前鈎問其所自及彼虜聲息則皆為俘於
壬辰轉而之深處為異類今十年餘矣適事樵于近南
地違我邊不甚遠因塢謀挈手遯形潛影萬死一生始
復我土矣頃在虜中聞老軍提大兵攻尼舍隱環舍隱
居胡三百餘家無焦類虜而歸者亦多又稱兵屠至也
難部落如尼舍隱而我國去後俘而在虜者男及女將數
百人且以弓录介擁健甲入忽道島以自保乃勒兵環屯
以待自盡而降此外事情無聞知云臣念近自老軍攻掠

東邊之說連有進告而今此擄還人所言亦如此其去
留猎向雖不能詳知邊境戒嚴沐不可小緩臣行會于
北道兵使李守一使之申飭各將日新待變被擄各人
亦令或發還本籍或留置其處接濟衣食蠲除身役
俾得安意住活矣　大臣倩勿羅戶曹調度色以濟
經費從之工年再使之來大臣以接應所需甚繁而該儲
匱竭必有臨時窘迫之患啓請加出戶部郎二員稱爲
調度色使之前期措辦以除市上勒買之弊行之一年公
私兩便非但接待主人得無欠缺至於附廟冊禮追崇等
各都監並皆取辦於此賴而無事完了頃者以其臺論停
罷至是大臣使戶曹郎廳啓而目今新經詔使及諸大禮
之後國儲蕩盡已到十分地頭市民之力亦甚斷竭云頗
又有嘉禮修改等都監之役調度之有關於國事係
從古日且有料理措畫之事而因其臺諫之啓有革罷
之命此後許勿需用更無備辦之路本曹之事必多狼

狽若不善處亦將致事貽悔且本曹該務繁劇在先
朝亦有加設郎廳二員之時如此便宜之策似難遽
停調度色正佐郎限國儲稍優間姑為仍設分屬於
版籍經費二司專委措辦之事便當矣乎從之命
以承政院右副承旨宋錫慶拜羅州牧使宋錫慶以
舊日僚屬有竄春曾於先朝久在春坊故也是時以
右副承旨李葉直乃上疏乞郡為養也疏上答曰省疏具
悉至情當令從願因特除羅州牧使

庚戌十二月二十六日丁酉

附都目政吏曹判書李廷龜參判鄭賜湖參議朴
彝叙兵曹判書鄭昌衍參判李時發參議尹敬立
參知柳寅吉進○司憲府請拜城郡守以文官差遣
上不從○宋諄趙希逸李慶偉南以俊並引嫌而退
時諄為大司憲趙希逸為獻納李慶偉及以俊為正言

大司憲宋
諄啓曰頃日藏氷各樣價役軍給價過重公私下人等
因緣冒名圖受價米今年役軍支米之數視古倍蓰
物議喧傳而臣於其時忝在玉堂有以臣壯奴一名受去
准役公文云臣雖未知其人所為而無非由臣無狀所致然
勢難仍冒言地紳勃他人請遞仟臣職答曰勿辭諄因退
待物論○諫院號牌停罷之論大司諫李爾瞻主之趙希
逸李慶偉南以俊不遠而面從及退而物議不右其論乃
連名來避曰昨日同僚有以號牌停罷事發言未究席
上臣等之意以為號牌乃今日莫重之事廟堂經年講

究今已垂成遽請停止實涉未安以不可章甫論啓之
意反復言之良久持難及備聞其極知民情之騷動時勢
之非便種種憂虞不一而足臣等既不能灼知利害又不
敢自是已見終不能異同於其間今聞物議諠譁皆以爲
如此國家大舉措規畫已定不可以一二人所見旋即撓
改臣等料事不熟未免苟同顚錯謬戾至此而極人言之
來固其所也決不可仍冒請罷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希逸
等乃就職而退待物論史臣曰當今病民害國之事果無
大於號牌者耶今日國家之勢可謂岌岌乎幾乎云矣自
上拒諫斥直言路杜塞啓羅納侮邪徑大開宮掖不嚴而
苞苴盛矣土木連年而民怨極矣權歸椒戚則邦政亂也
邇佞遠賢則舉措乖矣危此數端其所以日劉月削勇
趨於危亡之域者豈但號牌擾民之害而止哉身都臺閣任
補闕拾遺者固宜探源正本直斥無隱忘身奮忠積誠回
天以尊主庇民其不可耶如或不我用也則牽裾殿上碎首

候

丹墀畫其職分當為庶有辭於為人臣事是君之義也
當言處含口鉗舌不敢出一聲喘息局趣若轅下駒惟此
可以言可以不言之地乃獨張疏幟奮臂勇往而不小避於
彼何恃而在此何勇況此舉亡所不欲而屢下避難之教乎
人謂之逢迎上意不可辭也且夫侍官之殿陛與天子爭是
非天子曰可侍官猶曰不可矧號為同僚而不能有我於其間
心違面從苟而同之今日來啓曰此事可罷明日來避曰此
事不可罷有君前後二人者然臺臣風采掃地盡矣尚
何望繩愆糾謬之責也吁○遣譯官馳詣鎮江以探皇
上平復之奇尋不遣初上聞皇上未寧以奔問當否問
于大臣則完平府院君李元翼領議政李德馨領中樞
府事尹承勳清平府院君韓應寅以為皇朝事体至
嚴奔走問安內藩亦難其在本國有何可為右議政沈
喜壽以為皇上有疾病無問海內外臣子憂惶之情在
所必至而事体迥絕在前未聞有問安之舉似難遽開新例

潛同於上國地界似爲來安而亦不無後弊之可慮道臣
李彥華等前已發向御史衙門今者韓彥博亦將出赴鎭
江皇朝允奇渠等自當打聽而來探問道臣似不當別遣
矣上從之○持平李弘望遞以病乞遞也無才無德最出人
下而諂附權要屢叨顯地○特加海州牧使李愼儀方毅果
縣監李昌庭角道啟貪先是本道觀察使崔東立啟聞于
朝曰所管守令聲績表表爲道內第一者數累縣監李昌
庭持身清簡爲政慈祥非但恤民撫摩一境無事至於
上司發令莫不盡力舉行必先他邑求之前代循良亦難
多得海州牧使李愼儀慈祥愷悌處事詳明有古循
吏悃愊無華之實須以痊病決意辭去欲以終養先道
甚家則一州之民填街塞道不開歸路使不得行雖攀
車臥轍之美無以過此此兩人量加褒獎以爲勸勵之地
云故有是命○特加前宗簿寺正姜節角道啟階姜節
懷德人也亂初從義勞績頗多而恩典不及至是邑人宋

啓祿壽上疏曰姜節當倭寇孔棘乘輿播越之日身
在草土廬衛莫及西望長號賊已充斥既陷清州將
渡荊江以擣本縣節生長於茲邑素知湖右之門家
在乎斷意謂欲保此地而失荊江之險則湖南一隅從
此與敵乃與同井充少況船守灘竟使凶鋒不得渡江
壁錦山之賊再犯縣境分軍扼截獲全孤城節以文
墨發身受國厚恩祗知效死為忠倡設義局軍資
器械夙夜措備召募鄉兵晝戰夜攻斬級四十射殺
二百燒焚賊營奪還虜口又於丁酉之亂殺戮之慘倍
於壬辰其時特下有旨以節為召募使收拾餘燼設伏
狙擊斬馘射殪厥數將百當時觀察使金信元已聞
于朝矣節之前後功勞如彼其多而迄未蒙褒獎之恩
投棄窮鄉九年于茲矣伏願殿下俯察危懇亟命有
司考其前後軍功以施獎勸之典則賞一人千萬人勸於
國家幸甚疏上王嘉之曰姜節加資實職除授以示褒

嘉之意○被虜晉州僧六惠自對馬島出來今月十八
日與頭倭一人格倭七人來泊于釜山對馬島主平義智
送之也義智亦上書于東萊釜山盖責以擒倭之遲延
不還也六惠晉州人也其言曰年十二值丁酉之變被虜於
沈安頓手下將因渡海削髮爲僧住在寶江寺今始出
來日本事情則在薩摩州時聞原秀忠往襲琉球國
虜王及弟來送于家康之際國王弟發死唯國王往繫于
賊都矣原秀忠與沈安頓相議曰中原福建昌州等地當往
犯而中有可多山郡必先擊其郡全用黃金故以此爭之云
所謂薩摩州原秀忠沈安頓爲主兵之將而沈安頓兵強善
戰云本道監司李廷臣以聞于朝○平安道節度使柳珩上
章請罪王不許珩武弁中氷蘖持身赤心徇國者也但用刑
過嚴所從多失人心時受錢於西關大同察訪柳舜翼以
珩違法濫騎馳啓請罪珩乃上章自劾曰從前入赴秋防
多率戰馬故魚川大同合道以辦有規自古非創於今大

同察訪柳彝翼至於誣啓于朝陷臣以不逆之罪臣
以無狀見誣於公廳一馬官亦爲主將一見凌侮則他人
效此弊習雖改前頭號令之間必多阻礙之事亟命罷
黜以重體面王諭之曰卿無自取之失安心勿辭因傳曰柳
彝翼不察舊例輕陷閫帥擅考廳後彝翼又馳啓
强爭上曰兵使乃一道之主將也道內馬夫恣意侵辱則
致損體面所傷非細柳彝翼先罷後拿〇延安府使尹
壽民罷壽民讓之子也爲人庸緩居職苟尸故在海西二
十郡下以千之題人莫敢下手至是兵使朴燁啓聞曰歲
抄重事全不用意一委奸吏之手任他操縱君係嬉戲不
分士族充定軍役侵于一境以爲不足延及隣邑處處呈
訴將欲究問擅捉營吏府使終始曲庇不爲捉送揆諸
事體極爲埋沒凌蔑主將之罪不可不懲請自朝以治王
命罷其職〇復設雲峯和順縣從民願也本道監司採民
情以聞于朝廷王以沿革乃大命議于大臣皆曰民情之切

迫既如彼監司狀啓之意又如此仍安復逮來爲不可王從
之二縣自壬辰兵亂而廢至是二十年而復設焉○封陵都監
以左議政李恒福爲都提調董厥事禮曹請曰成陵丁
字閣開春設局曾有上敎造成之期若在四月宜及春初設
官董理令吏曹預出都監堂上郎廳稱爲封陵丁字閣
造完後因管陵役可矣王從之史臣曰恭聖王后在先王
側室也在懿仁庶妾也而今殿下徇私情蔑天理一朝而
尊之以不可尊之尊謚曰后廟曰殿因山曰陵以擬於四
十年主中壼母儀一國之懿仁王后是以側室而配至尊
以庶妾而敵正后也僭亂孰甚焉殿下爲子於懿仁以主宗
祀安得以生我之私恩而掩其繼統之大義哉漢昭宋仁貽譏
亦多爲人臣事是君者不宜引君以非禮之擧而從而爲之辭
曰古之人亦有行之者也嗚呼環東土數千里彛倫斁矣廟堂
臺閣曾不敢出一言以匡救諂佞容悅之臣何足誅哉○命該
部以鐵臂金榮國除纖邑守令榮國賊衣冠也以操鐵發身

自先朝遷東班經邑宰至是有是命蓋欲置諸通地朝
命而夕至也史臣曰佩符莅人百里受寄惟良之簡聖王所慎
而今乃寵擢責之臨民官方之亂固不可討斯民之戚豈容不
恤曾莫之念俾虐于民王徇一己而置民生於度外此可
知矣然傑國竊寵莅今斯姑古人所謂先典無二章後嗣何
觀者也吁○王命東西政官舉恩典慎簡人[illegible]備意託于東西
政房曰先朝及當代陞敘除職等事捧承傳者淹置甚多恩
命久滯殊為未安一一抄出各別舉行初入仕及守令郎官監
察並宜擇差監察則以文武官擇授而門蔭中亦擇有學
行才望者交差滿六朔乃遷戶兵曹郎官與侍講院官員勿
為頻數遷動使久於其職期收成效武官仕滿稽滯者一一抄
出循資遷轉俾無免一官之歎翊衛司官及邊將等十分擇
差而翊衛司則以學行才望者著實選用可矣○吏曹請於
今敘三司講院官並擬相避從之史臣曰相避之典列在金石
永為王府有非該官之所請改而[illegible]之所敢改也該官偃

然諸之曰無擬相避循私之意著矣蔑法之罪大也竊弄三
司講院百僚之所式邦憲之所由輕重者也授之者枉法而市
恩受之者俛首而為榮士夫之廉恥喪矣○以趙挺為知事
史臣曰在壬辰大駕西遷之日挺告辭南還是時命以世子受
撫軍之命駐帳殿於海西旌麾既分道路不通江山小侵
箚皷凝情[redacted]封手札以授于挺曰此予手書其傳于世子嗚呼
絶塞孤城天步已窮兩宮千里一札萬金到今追思尚為哽塞
況策名委質而十年帷幄者乎挺乃捧而南徑到乃家棄
君命於草莱終不之傳其心以為我國家得有今日邪是可
忍也孰不可忍也抵于今而抗顏大夫之列腰金頂玉有若無
罪者然其無恥之鄙夫固不足責[redacted]好惡之違理臣竊恸
惑焉蓋挺既知身負不忠之罪潜思自保之計連姻掖戚階
結宮掖故恩眷反隆於以忠事君者除拜之命累出於內降也
○以柳慶宗為右承旨曹倬為左副承旨李好信為右副承旨
○以金尚憲為直提學尚憲尚容之弟也恬靜溫雅且有翰

墨之才但以椒掖近親長攙顯要而不知辭可惜哉○以朴
曾賢柳希亮為吏曹正郎曾賢無才無德而以柳希奮之
门客長保要路且為人頗似謹慎故得無敗希亮希奮
發之弟也似溫雅而無識見攙埶植黨故士夫間嗜利無
恥之徒多聚焉倚而為奇貨噴者動三併敗倫之惡在希
亮埶閫易於人然奮臂獨當使倫紀小正士憤暫泄時論
快之○以閔德男為弘文館曲翰柳穡為應教崔東式為待
講院文學李㛐張維為兼說書韓汝稷為說書朴箴昌為
藝文館檢閱閔德男頗謹厚然經幄論思非其職也汝
漫希亮之友也以是出身僅半歲三遷顯職○以任叔英為
童蒙教官叔英聰徹過人入耳不忘過眼必記文詞秀麗尤
工於四六有六朝風格館閣宗匠多讓於此十年落魄慶
舉不中銓官愛其才而薦是職叔英不屑就也終不肯屈

庚戌十二月二十七日戊戌

司憲府請扞城郡守助防將韋羅以文官差遣大司憲
宋諄出仕上從新啓而不從舊啓○大司諫李甫瞻引嫌自
劾甫瞻以昨日同僚立異引嫌又為本避曰號牌一事民
怨已極勢不可行頃日完席臣先發論同僚皆以為廟堂
講究之事不可遽請停止及聞其民情之騷動時勢之非
便種種憂虞不一之狀然後僚議僉同終乃陳啓矣今
見獻納趙希逸正言李慶偉南以俊等引避之辭以國
家大舉措不可撓敗物議譁然云臣忝號牌之行不行
實係國家存亡之機此舉國之所共知而大小緘口以言
為諱蓋以廟堂所為不敢異同故也第言責之臣自有其
職事有可論何避廟堂法非可行何恤垂成基階与廟堂
雷同非盛世事也臣受國厚恩常欲死於盡言遽爾忝諫
職目覩邦本土崩之勢不敢容嘿以負殿下臣之罪大矣
請命罷斥臣我王考拓答曰立法行事有宜於古而不

宜於今者有適於彼而不適於此者善爲國者惟當相
時度勢固結人心爲根本矣甫言實出於憂國宜勿辭甫
瞻乃退待物論○司憲府請大司諫李甫瞻獻納趙希逸
正言李慶傳南以後並命出仕從之其啓曰大司諫李甫
瞻獻納趙希逸正言李慶傳南以後並引嫌而退夫民怨
已極勢不可紓僚議僉同終乃陳啓未爲不可疾病之來
人所難免且廟堂經年講究垂成之事雖請停寧甫
停罷又未恰當及聞民情事勢種種憂虞縣甚發論爲國
無他則不能異同終不立異俱無所失請並命出仕並從之
史臣曰憲府此啓意無主見文不成理潛藏觀望之計曲爲
兩是之論狐媚狼顧畏怯疲劣之狀見於外而辭又不達鄙夫
之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之狀亦可哀也基臺諫留門而出王臨御
未久奄倦于政凡諸部署啓廟堂奏議及乎百司之務率多
稽滯或有經歲留中者至於諫疏彈文亦朝奏而夕出晝入
而夜下外人言上日與宮人彈棊賭勝以爲樂不知日之夕他

之際故如是云○議政府左議政李恒福又上章乞遞諭
以不允批答頃者臺諫以取人不公請罪主試者而恒福以
大臣得濫爲故不安於心上章乞免 王不許以不允批答諭之
史臣曰恒福以宏度偉量碩德重望廉潔飭內文華飾
外自先朝爲一世冠冕稱今賢相必曰恒福暨 主 訪落之
初爰立作相再置其瞻伏之式辟百揆專戎四道可謂內外
寄重安危注意者矣爲恒福者顧其才德足以修內而攘
外則宜鞠躬盡悴思竭其力知無不爲死而後已以答不世
之恩如其自知其才其德不足以當此則奉身而退不俟終
日以全大臣事君以道之義可也恒福官以議政爲名者二年
于茲矣當此之時君德日益虧朝政日益亂邊憂日益艱民
困日益深而恒福臨事却步未嘗出一言以格君畫一策以
補國廊廟獻議剩造一場詼諧以資世俗笑噱之具人臣不
知其才其德足以有爲而不爲耶抑知其不可爲而不爲耶
可以有爲而不爲知其不可爲而不知退二者無一可者也

恒福必居一於是矣且明廷策士承命臨軒則為國得人之責果誰任也目覩循情之態而不能匡正糾劾以肅朝綱束手苟同竟使必售其奸辭成二百年所未有之科以貽羞於朝廷及公論既發之後又不敢直指奸狀以正是非從而為之說曲為一二人營護之地其可謂君子之心處事光明正直之道耶但風度過人素節不變身都將相室如懸磬手握重權門無私容以此令名不全墜人或以裴相國之與世浮沉擬之

庚戌十二月二十八日己亥

獻納趙希逸正言李慶倬南以後大司諫李爾瞻
不就職再辭遞而退趙希逸李慶倬南以後再爲引嫌曰
號牌傳羅之論臣等既與之同復與之異若非但以國
家莫重之事不可率爾中止物議藉藉皆以爲非故
茲敢引嫌冀賜鐫免今者所失猶在人言未已決不可
靦然仍冒請並命罷斥臣等之職李爾瞻又來避曰號牌
傳羅之論雖有異同皆是爲公而同僚辭避紛紜至此臣
何敢强顔就列乎請罷臣職上皆諭以勿辭乃退而待物
論大司憲宋諄執義柳潚掌令申景洛趙濈以處置失
宜引嫌而退以刑曹判書朴承宗三度呈辭加給由國制非大
臣則三告而遞例也不遞而加給由是異數也承宗賊臣永慶
之餘黨也當群小定罪之日以當路用事者之姻婭獲免竄
黜之罪其所網漏之譏已多承宗自知不容於公議攀緣邪
徑頗有寵眷南伯之除西銓之拜皆出於王意以命賜靈光郡

守尹炷淳昌郡守沈宗道臨陂縣令朴顏賢南平縣監趙維韓長水縣監李徙祉靈巖郡守申景陸海南縣監洪植綾城縣令尹燧潭陽府使李安訥務安縣監白興南谷表裏一襲以本道觀察使尹暉襲啓也○傳曰世子嬪嘉禮前務寓別宮務設於梨峴本宮自祖宗朝世子嘉禮時親迎于嬪第至是王以爲世子嬪簡擇之後仍在閭閻似涉未安長興洞柳德新家爲別宮命都監繕葺都監承命往審以閭閻狹窄庭除淺隘屋壁窓戶亦皆破壞修繕之後無異新刱乃請移設於梨峴本宮本宮即王潛邸時所居須爲恭聖神位權安之所故新爲繕理矣王曰都監堂上會同往審如有加修理處量度以啓○王下教于承政院堂下臺諫毋得辭職先是正言李慶倬上章辭免王傳于政院曰堂下臺諫別無可避之嫌而敢爲辭職之啓是舊例乎政院回啓曰凡堂下臺諫如有自己可避之嫌則即爲引避此流來舊例也無可避之事而以辭職爲啓者雖或有之舊例与否

臣等未能詳知矣上曰知道言官以糾正爲責而先自姦作可乎今後政院察之史臣曰人臣受任量己而處苟爲避遞辭之可也於心有嫌舊例寧論庶官尚然况官以諫爲名而格君正人之爲己責者耶其友其任非我所堪一日冒居犯義亦大何敢行呼唱於道路而不思自處之道也爲人主者亦宜礪此義也今者聖敎似嚴有迫束驅策之意恐有傷於敬臺臣崇士風之美也但中藏貪戀之心外飾虛讓以自欺而欺於君循例一避只要勿辭之敎是則群臣之罪也其不能取信於君父宜哉

庚戌十二月二十九日庚子
弘文館請大司諫李甯瞻獻納趙希逸正言李慶倬南
以俊大司憲宋諄執義柳潚掌令申景洛趙濈遞差持
平柳希發出仕從之是時李德泂為副提學閔德男為典
翰柳穡為應教崔起南為副應教李顯英徐景雨為副
修撰乃上劄曰今者兩司並引嫌而退夫經亂以後紀綱解弛
黎民逃役軍簿日耗號牌之舉實出於不得已而廟堂之議
經年講究完署兩司設局頒條京外舉行事已垂成避役
之輩初雖胥動浮言故為撓沮而今既整頓遠近底定容或
有些些少難便之事為國家計者苟有利益區區小弊有不足
恤矣既已規畫布諸中外簽括民丁盡成案籍大小人情皆
知其必行不疑其中止今若遽爾停罷其何以取信於斯民
而日後雖或有施措號令之事民知其朝暮必改不但無
意奉行只長頑民自便之習使國勢日就於無可奈何之
地誠非細慮過信訛言李甯論啓後雖引咎亦既為固處

置乘當亦雖在戰事在下更非已所知請李甫瞻趙希逸
南以俊李慶倬宋諄柳潚申景洛趙濈並命遞差持平
柳希發出仕答曰經亂之後人心靡定簽丁籍兵豈無便
宜之策而遽始二百年所不為之舉使中外騷然識者之憂
豈不宜乎玉堂之論亦近於執拗矣臺諫既被人議勢雖仍
在故並依啓○特賜楊州民一年田租之半以拜陵時楊州民有
供億之弊於是下教于該曹曰累次拜陵楊州之民疲苦多矣
無以慰答可倣舊例減給田租之半○命以皇朝欽賜世子綵
段須賜于東宮賓師僚屬頃日勅使持登齎來也置在宮中
至是王下教曰勅使賚到欽賜物件是降于世子者也予不料
量處置今更思之世子亦難於擅便今下段子八端師傅賓客
及其時講院官賜給○議政府左議政李恒福引疾乞解上
敦諭不許辭章凡四上王不許而諭之曰卿以憂國大臣當此
艱虞之日遽為引入予甚驚怪莫知所以卿宜勿復控辭
從速出仕共濟國事○除慶尚道十三官田稅以為本道糧餉

慶尚道左右舟師一年放粮不下五千餘石故自前本道
每年田稅上道安東等十官則上納于京師其餘除出於格
粮留置待餉自戊申年中道十三官又為作米上納舟師
粮餉每致乏缺勢不得已以各官會付米徙支倉儲亦盡
善後無策且自上年倭使恒留境上一年所費多至累千
斛馬島歲遣船又將出米料米及賞賜渡海等粮米將倍
縱於今日以此本道監司馳啓請十三官田稅依前勿為作
米以為本道粮餉從之○持平韓儹男遞以病乞遞也儹男
諂附權要驟占華顯從他笑罵無復有羞惡之心鄙夫之
甚者也○放罪人許篈于咸悅縣篈聰敏才華近古無儔而
浮妄輕薄且無行檢頃以循私傷屋拿鞫受刑至是篈乃服
罪按律斷罪定配于全羅道咸悅地當時以父兄而用私情
嘷子穿者非但宬之叔也以子穿而因父兄得科者亦非但篈
之姪也而以篈之無時望不能取重於世之故定獨削科篈
獨受罪宜乎人之不服也

庚戌十二月三十日辛丑

司憲府請杆城郡守莘羅助防將以文官差遣事不從以李尚毅為大司憲兼同知春秋館事李慶晉為司諫院大司諫尚毅頗似慎重而庸後陋劣前在東銓唯奉行柳希奮沿南以恭之指揮而已李慶晉溫雅謹重頗有士夫之風累任外務亦有聲稱○以李惺為司憲府執義兼春秋館編修官尹重三申鑑為掌令李惇為持平金壽賢為司諫院獻納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金光煜為司諫院正言知製教李弘望為正言惇嶺南人也庸陋無比諂附時輩驟擴要路弘望暗劣輕淺且有患得之心此數人當時時類任以為爪牙者也金壽賢謹厚人也前居外職治平為一道最○以吳億齡為知中樞府事宋諄為行上護軍柳潚為副護軍姜翼文為副司果吳億齡清謹溫雅且有翰墨之才諄曾在先朝以言久廢及再入朝端趨附權貴引進匪人以亂新政性且狠愎自用老而益甚柳潚麁厲

無識頃以循私取人臺章重及敬庸適逆忝憲戒乃敢逢迎
王意任情取舍使公議抑而不伸其輕國是執己見縱恣
無忌之罪固難逃於君子之誅矣

辛亥正月初一日 壬寅

政院啓曰今日望 闕禮基謙將來肅拜將劾

差退何如傳曰望 闕禮不可廢也基謙速爲

肅拜

辛亥正月初三日甲辰

傳曰備悉今日者品表裡外處品劣不合享上之儀
旨
色官負察之後勿知是乙以趙溵爲掌令沈彥明
爲右通禮

辛亥正月初四日乙巳

獻納金壽賢啓曰臣頃日入直至堂時掌務吏言
藏氷時領氷軍例謂各司下人而本館則奴子
數少代送頃閱自是流來舊規云臣着押矣厥
後致有人言且緣寒疾稽謝恩命請遞臣職答
曰勿辭退待物論司諫院啓曰獻納金壽賢引
嫌而退疾作稽謝則事勢使然而被下吏之欺至於
着署則有不察之失請遞差答曰依啓

辛亥正月初六日丁未

判中樞府事奇自獻以病出去傳曰奇自獻處内出

臘藥賜給

辛亥正月初七日戊申

司憲府啓曰近來爵賞太濫倖門日闢識者之寒心久矣副護軍李昌庭雖有治績以縣監至授堂上重加物情皆以為未便請命改正近年以來大小官歸覲掃墳之行皆有給馬之命非但驛路殘弊官馬非私行所可應用請自今非公事勿給官馬右通禮為左通禮然後始討其仕此實 祖宗朝金石之典行司正金元祿以右通禮並蒙非常之恩命物情深為未便請命改正答曰李昌庭金元祿乃酌加資勿為煩論驛馬事照例給之何妨不允公以吳靖為献納金壽賢為校理趙翼為修撰

辛亥正月初八日己酉

傳曰洪州牧使趙振引見乙趙振引見後馬粧一部
賜給乙司憲府連啓請李昌庭金元祿加資改正受
由人勿為給馬答曰李昌庭治績之著前後非一金元
祿老成之人奔走久勞一資之加實非濫矣勿為煩
執給馬事當參酌定式亞馬乙左議政李恒福六
度呈辭答曰卿有其負之義無可退之嫌惟願遄
起以答蒼生之望也卿勿更辭予言不再乙司諫
院啓曰敢納其請引嫌而退罪在下吏而至於著
押則難免不察之失請命遞差海州牧使李
慎儀以一蔭官治無異等之致只以虛名至受
堂上重加物情駭異請命改正行司勇尹先正所
囊實狀自是厥分內事二品重秩不可輕易濫
施新授加資請命改正應憲府之官為任極重
蔭官非表表可稱者亦難以冒居而不合者居多

請令該曹並為汰去以文官擇差牙山縣監之尹
弼 到任之後多有泛濫之事隣邑寡女臧獲
公然奪取隱匿衙中使寡女號泣道路聞者
莫不痛憤請命罷職 答曰李慎儀尹先正勿
勞極著一資何惜不允他餘事依啓 光緒十五年

辛亥正月初十日辛亥
政院啓曰初八日臺諫所啓給馬事条酌定式事
命下矣敢稟傳曰 先朝宰臣從臣給馬規例
考出書啓 以司諫院連啓請李愼儀尹告正加資
改正啓曰不允 以司憲府連啓請李昌庭金元祿
加資改正啓曰不允 以備邊司 郞廳以大臣意啓
曰以有旨司諫院啓辭避牌停罷事問于大臣以啓事
傳教矣臣元翼之意久在病中自設此法以後未
知利病如何近日聞見則外方之人来言初頭騷擾
而今則各官成冊幾盡完了頭緒已爲整頓云此
法行之有條理有次第持久善爲之則當此人心
渙散之時有益於國家大矣臣總督之意號
牌之法其在 太宗朝行之三年而罷以 祖宗
朝紀綱方張之時而終不得久行者盖以人人盡
被拘束此非久遠可行之事况以今日人情事勢

雖於強行前日再入筵中伏承下詢每以甲乙之論
陳達其事勢矣近聞群議則各道郡邑已盡
成冊騷擾之端亦漸寢息人言嶺南多流民
尤難行此法流民遷徙墟里盡空頃日嶺南兩班等
來說流移遷徙之患未知他道有之而本道則不至
大擾成冊已盡整齊及聞過限事目之奇皆
謂高麗公事三日而已此法決不得成矣多有慨
歎者云嶺南如此則他道可以類推今若遽爾
停罷則國家大號令終為行民甘心竊笑之
資其於事體大為未安臣承勳之意初見號
牌事目極其細密繫人手足不得自由臣慮其
不便於民情而仲有騷擾之患也其後事目之
不便者幾盡變更而民情亦已定矣大事垂成
而為浮言所動遽爾停罷則臣竊恐此後雖有
大舉措終不得設施而無以維持國體矣臣願

洞

斷然行之勿疑臣嘉壽之意深慮我國立法謀
之不能耐久當此大亂之餘宜用靜而不宜用
作加以人心世道日漸澆薄雖有良法美政仍
致畢竟阻撓而壞之況雞牌一事不便於閭閻
自行自止之後恐不得無弊遵行矣幸而今者頭
緒已成只待吞佩之日而不意有此停罷之議都
下人情莫不驚惶國家舉措豈容如是為之也此
而可罷則今後朝廷雖令一切不能見信於民經亂
二十年朝家設施未有一二著實之事而惟此雞牌
一事大有益於國家斷然行之不容已也臣痛心
寅之意與元翼無異云臣等參商群議及覆
籌度昔朱子在漳州[illegible]田後不均貧民偏苦請
正經界謂体可行之利三体不可行之弊一所謂
不可行之弊者慮奸民猾吏媢起浮言而朝廷
士大夫為其說所動云云其後失業之民群起為

盜果有上書誣訴者朱子貼書留正縷縷之陳亦
夫以朱子之大賢欲以正田役而不勝奸猾之口今
此國家之難闢非止一縣之經界則其恐動誑
亦何足怪哉孔子曰爲政不患寡而患不均民役
之不均未有甚於此時軍政日紊而羸卒偏苦
徭役日繁而殘戶獨勞軍民愁歎而豪富
之徒一不應公家之役終身安享苦樂懸殊
國事日敗此直仁人之所動念近聞列邑餘丁
隱戶或倍於平日應役之數如此之徒憒便處
置依事目收布如步兵之用則可以裕國用可以
紓民力其爲國家利益豈不大哉國家百事
盡不爲使民如郊藪野鹿而任其自處如上古
之時則可矣如其不然以今之事勢偏侵貧民每
右奸猾而欲人心之不離亦已難矣殘民之怨難
以上閭奸猾之言易惑群聽自古皆然惟在當事

者不驗於浮議而善處耳朱子有訓人之常情
惡勞喜逸知禹治水益焚山周公之驅猛獸之
事想亦有不樂者且看漢高帝初定天下從婁敬
說徙齊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若使禹益周公
漢帝當群議之際不深擇利害之實則此等
大事何以得成就乎言官啓辭有云謀之不臧
怨歸於上至以斷自宸衷爲諸臣等見此言不勝
竦然寒心凡事當觀利害而已苟無益而有害則
雖十易之亦可經年講究又何拘乎今此之事有
大益於國而無難處之患敢候睿裁傳曰待
左相出仕後並收議處之○吏曹六曹郎官決去
刑曹佐郎吳益昌工曹佐郎朴得慶○以書傳
爲承政院右承旨李好信爲左副承旨李志完
爲右副承旨吳百齡爲同副承旨尹孝先爲大
司成李顯英爲司諫院獻納金光煜爲司諫

院正言柳忠立為注書

辛亥正月十一日壬子

司諫院連啓請李愼儀尹先正加資改正答曰當初已爲參酌施恩今不可還收勿爲煩瀆○司憲府連啓請李昌庭金元祿加資改正又啓捧承傳因人事體至嚴爲有司者但當按法治之不可有所操縱吳允儉乃啓下因推者而刑曹參判尹安性敢以隣居之故私自放送其蔑法循私之罪大矣請命罷職崇德象賢有國之先務先賢後裔忠臣清白吏子孫及林下篤修學行卓異者請令該曹爲先錄用一以清仕路一以扶世道答曰李昌庭金元祿當初參酌加資今不可還收勿爲煩瀆執尹安性已爲推考何必更論不允錄用事依啓○嘉禮都監啓曰王世子嘉禮將親迎之禮以禮文之意見之則當行於嬪氏本家而聞祖宗朝舊例中號太平館行禮

云事係重大請考出實録使有經據傳曰先吉嘉礼
弱應行節目並詳考謄書以入

辛亥正月十二日 癸丑

左議政李恒福七度呈辭 答曰予意前已盡諭况
今體察軍務封陵始役一日為急宜勿更辭調
理勉出以副予懷事傳曰楊麻兩大人為我國勸
勉之意知是勤懇而我國別無施措成效玩愒
度日自貽褒替思之汗顔另為惕慮振作期有
辭於中朝且此告示急速下示于釜山等處示
諭于倭奴事言于備邊司 乙司諫院連啓請李
愼儀尹先正加資改正 答曰不可從也勿為煩執
乙司憲府連啓請李昌庭金允祿加資改正尹
安性罷職 答曰加資不可還收尹安性遞差 乙
領議政李德馨因老父病重乞解職往救 答
曰知卿又有親病深用驚慮目今國家多事
而左相在告卿有色憂決意往覲予同知彼濟
情私切迫勢不可顧義 安心勿辭紓為往還仍傳

日相當簿給送

辛亥正月十三日甲寅

司諫院連啓請李愼儀尹先正加資改正答曰已

諭休煩[illegible]○司憲府連啓請李昌庭金元禄加資

改正尹安性罷職又啓康津縣監李涵一嗜酒

失性廢事顚妄請命罷職金山郡守尹濬年紀

衰耗政委下吏請命罷職并各別擇遣答曰已

諭不允尹安性旣已遞差勿爲煩論也他餘事依

啓

[illegible]

辛亥正月十四日乙卯

司諫院連啓請李慎儀尹先正加資改正又啓仁同府使柳泼為人愚[illegible]其任吏緣為奸民受其弊請命罷職忠州牧使張世哲為人苛妄處事顛倒加以濫用刑杖積失人心請命罷職畫侍官中景禧用心無狀講讀同僚不合侍從之官請命罷職答曰[illegible]諭兵曹各盡乘職責以勸能毋用强頑他餘事依啓○司憲府啓曰臨陂縣令朴顏賢受由上京因母病重久不還官所掌下隸行乞道路怨聲騰播請命罷職○平安兵使柳珩中風病重傳曰柳珩長在邊塞盡瘁國事今聞病重極為嗟惜擇送名醫賚藥物急急往救

辛亥正月十六日丁巳

備邊司啓曰平安兵使柳珩病勢如此其深重雖或生全而中風非如尋常疾恙之比恐不得快差於將月之間勢難帶病察任况已經瓜期設使無病亦難長責重任當此待變方急之時不可不遞差敢啓傳曰依啓平安兵使可合人本司與都體察使同議廣薦

司諫院連啓請李慎儀尹先正加資改正答曰不允

辛亥正月十八日己未

左議政李恒福上劄辭職答曰省劄具悉卿意良用慰悅但陵役之始㐲待卿之親審蹤跡之議欲與卿等而講宜勿更辭速爲出仕以濟國事

辛亥正月二十日辛酉

水原地震厶備邊司啓曰平安兵使之任元來甚重而十分恰當之人誠難得之年少有將來者或不無其人而必須踐歷多而可堪憚壓者然後乃可差遣故臣等反覆商量乃以此四人薦啓李時言則職秩太高在此亦受重任而西方之事尤甚緊要觀察使既爲巡察則兵使職秩高下非所可論且此人曾經是任熟諳西事無踰於此乃敢爲首薦傳曰目今西方專閫爲任極重居首薦者曾經此任威望素著所當差遣而但御下無大將不可差送成佑吉頃年立功北關聲名中外於當中以此人差送何如更問于都體察使以啓厶備邊司啓曰問于都體察使則云都體察一身攬當夙夜盡心其所布置之事極多一朝代以他手盡將渙散機關甚重臣之愚意非張晩難得堅收殺晩新自

北來獨賢可矜然此機關所係不敢言私北兵使
亦難瓜外長留此在朝廷留意處置云矣傳曰
知道乙以李廷蘊為舍人吳允謙為承旨朴震
元為刑曹參判鄭彥宏為注書韓纘男為禮
曹正郎崔有源為吏曹參議李廓為兵
曹參知李貴為忠州牧使傳曰同知張曉一平
安兵使除授

辛亥正月二十一日壬戌

備邊司啓曰西北兵使最急於目前防備其於交
際之際不可不十分慎重而此在都體察使專管
擬用之地也頃日伏承聖教著令本司與都體察使
同議薦啓委送郎廳詳細問議則自以方在呈告
不肯酬答及見收薦書示然後乃曰以此入啓宜當
云故卽日啓稟矣今者偶聞都體察使之意則此
時北兵使尤難其人欲以李時言差遣平安兵使則
欲用張晩以爲西北兩全之計云都體察使措當
管內專意切之直發有此意見實非偶然臣等深
恨聞此之不早敢啓仰稟伏惟睿裁傳曰知道
乙備邊司啓曰西南沿海各處募民設屯事目
啓下判付內發遣郎廳極擇以送俾無弊端事
傳教矣當初以司果崔睍諳熟本道事情且多
識慮故臣等既以議擇啓下令當發送矣第

念南方節㐅早晨月已迫今年屯作恐不可及而募
聚邊民巡審海防一日為患補故一二日内發送之意敢
稟傳曰知道乙左議政李恒福八度呈辭荅曰目
今邊圉之孔棘國家之多事豈待予言而知之卿
宜勿為更辭使予至意斯速出仕以濟時艱

辛亥正月二十二日癸亥

政院啓曰咸鏡道儒生試製特題自京下送製述科次論賞一如前日之爲事禮曹入啓允下矣前例則該曹未得考出云大提學命招製題書啓下送何如傳曰允

辛亥正月二十三日甲子

備邊司啓曰申飭舟師之事一日爲急春汛漸迫尤不容少緩張鵬受命旣久發行且有日而今者移授西方之任其代所當以本司堂上中差遣而或方受重任不可出外或年衰不任遠行行護軍姜籤有才局曾莅南藩諳委舟師利病可以料理此事司堂上差下使之句管從速發行爲當敢啓傳曰備邊司堂上盡爲書啓落點以送

又司憲府啓曰當此春農方緊之日守令遞易弊甚不貲非有不得已之事則不可輕易遷動忠州牧使李貴以肅川府使一邑之務措置未久移授他邑非但西方蕩敗之地將無以收拾兩邑之間相距絶遠迎送之弊比他爲甚請李貴仍任答曰依啓

又傳曰令下龍飛御天歌校正後還入

雜

辛亥正月二十四日乙丑

以黃海道推考敬差官延安囚弑主罪人金命在逃書狀傳曰以奴弑主綱常大變此而網漏則倫紀斁絕將無以爲國在逃諸賊各別跟捕在他道嚴密移文期於必得以正典刑守令方伯知不用意則難免其責此意並行會中

勑厶左議政李恒福九度呈辭答曰不幸予在病中領相有色憂歸省而陵役將始皇遽辭又至予中夜不寐因知彼病卿於此時有一切辭退之計大臣猶國之義恐不可若是也宜念予憂遑之意惓然強起以副群望厶樞府金直哉事于金德哉不情之擧判付內更議大臣

辛亥正月二十五日丙寅

辛亥正月二十六日丁卯

水原地震。○司憲府啓曰京城十里之外乃城中士
民樵採之地而近來國綱解弛人不畏法山林川
澤之利盡歸私門使芻蕘者不得接足於郊
關之内事甚駭愕請令該管地方一一禁斷
門將官箇滿以次陞遷自有規例而近年
以來各下別坐圖付司果陞出六品事甚未
便今後各下別坐箇滿四道等灣者一從四道等灣
先後無得越次陞轉以杜躁進之習都城内
外之山設官禁伐其法至嚴而紀亂以後禁
防踈闊斧斤相尋若殺濯濯所見埋沒極為
未便請漢城府堂上並命推考答曰依啓○自夜
一更東西北三方有赤氣狀如火焰者五良久乃滅

辛亥正月二十七日 戊戌

傳曰奉慈殿進册寶時題主官加資讀玉册官讀謚册官讀寶官大祝各賜半熟馬一匹其餘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 以京畿監司狀啓請罷朔寧郡守申應鍾 傳曰還付京職 以申應鍾爲工曹參議 朴曾賢爲弘文校理

(B)
732.55
4724
[v.16]
no.13
0205199

昭和六年九月十日印刷
昭和六年九月十五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6]
no.13